

六家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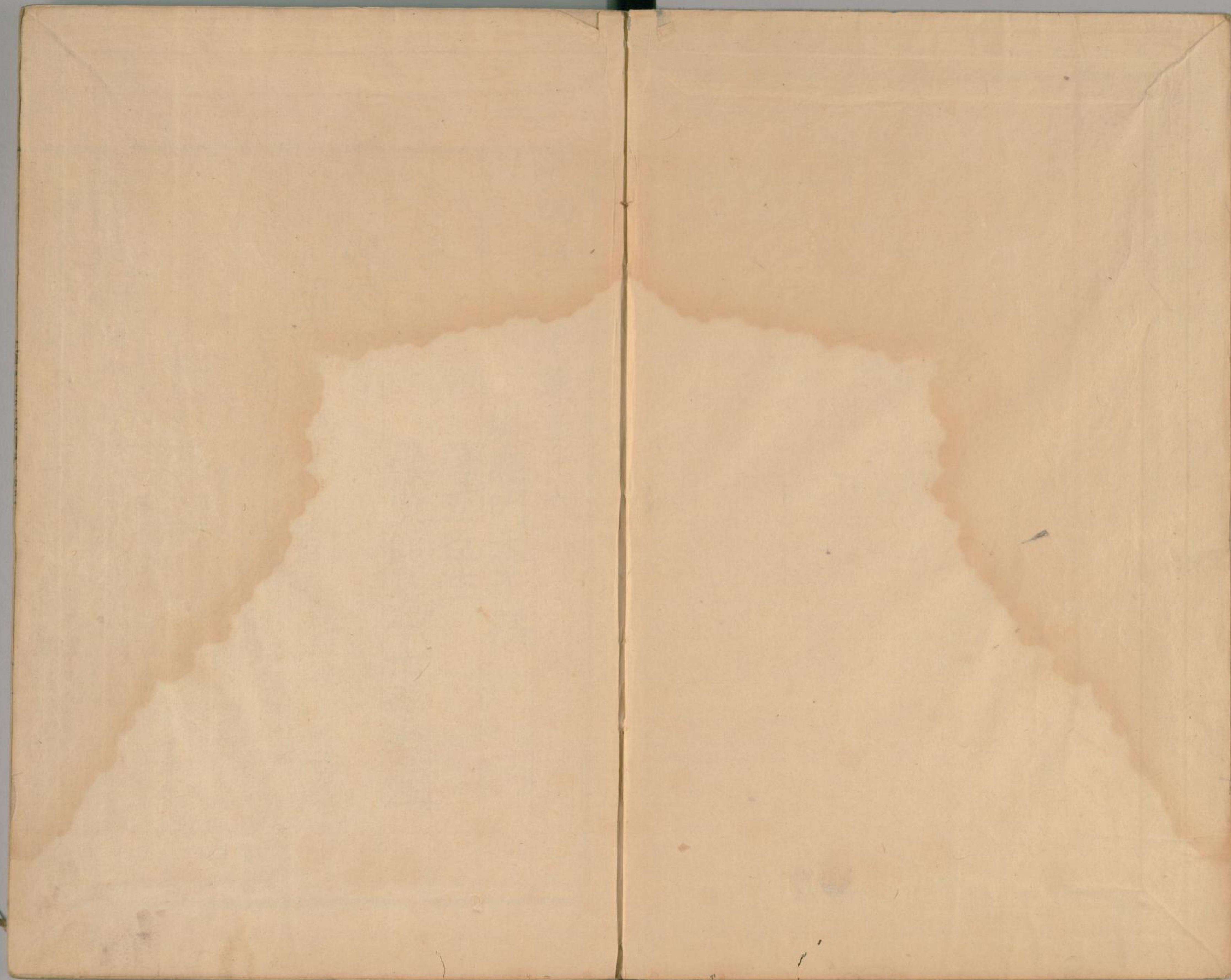
WA 35

20

30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九

明治十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一首

善曰天竺言頭陀此言斗

王簡栖

濟曰姓氏英賢錄云王巾字簡栖琅邪臨

事參軍 舍曰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栖琅邪  
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  
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  
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巾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翰曰挹酌也朝夕池海也蒼蒼之色  
天也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相



明治十年購求



公之廟有歌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也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栢子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日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對勾愚切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日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

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

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向曰目無所見故若存若亡心無所繫故不生不滅也

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時管子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空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

常義也

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

經云佛在摩竭提國處寂滅道場此言斂心於摩竭之國用開不言之道也

善曰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法華經曰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

於摩竭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之處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

銑曰杜口謂不言也維摩經云佛在毗邪離城佛告文殊師利曰洪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既至謂維摩詰曰何等

是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實不二法門也得意謂忘言也

善曰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口毗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

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漢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實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

淨名杜口於毗邪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然語彞倫者必求宗於九

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

九疇疇類也九類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

翰曰六位易卦之六爻也

善曰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彞倫攸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

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

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

向曰三才天地人也

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聲類曰悟心曰解

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之不可以已甘在茲乎良曰已止也言廣大無窮故不可止

善曰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向謂欒黶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

銑曰繫繫辭也期也此域謂不可以已也如是



道也。舍曰父六父也。繫繫辭也。因父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父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筌。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則稱去。謂所絕形乎。彼岸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此岸。則稱去。謂所絕形乎。彼岸

矣。翰曰。稱謂名號也。言大道無名。故名號絕。彼岸謂覺悟也。舍曰。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說謂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

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引六度。向曰。謝去也。四派謂欲流。有流。無明流。見流。六度者。布施也。禪定。以守靜也。智慧。以通其理也。舍曰。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入無。則引六度。以明有。僧釋摩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引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二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也。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

見其終始。良曰。其道廣大。名言之亦不得。知其體性。質相。善曰。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不可以

識智。善本作學。地字。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乎。善本。作也。字。濟曰。言不可以識智。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意。所生以及其事者。寂滅之道。積之也。涅槃寂滅也。蘊積也。善曰。妙法蓮花經曰。昔住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變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任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皆如舍利弗。盡思其受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

不應。翰曰。幽深之谷。本無情有聲。至則必答之。以響。大鐘虛其體。以受扣。扣來無不應之。以聲。佛道於物。亦如是。無私也。善曰。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書太傅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持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聲。

三



秀相風賦曰故無來而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銑曰阿毗  
不應兮何適莫之足嬰銑曰阿毗  
一名無比法一名對法也圓對蓋謂無帶闕也冥立謂與冥昧之道  
相會而立也善曰圓對謂有惑斯對而無不周也勝鬘經曰涅槃  
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  
于其虛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摩經序曰冥  
權無謀而一音稱物宮商絃運良曰言道合萬物善曰維  
動與事會一音稱物宮商絃運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  
生隨類各得解脫周易曰稱物平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  
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  
**生王室**向曰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爲子也  
乖異謂之爲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  
如冥無復有知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  
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  
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憑  
**五衍之軼拯溺逝川**銑曰如來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  
薩也戰車上橫木也拯救也言人爲不善有如逝川之流日夜不止  
而如來化救之使濟矣善曰僧肇論曰聘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  
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  
五菩薩今碑本以爲憑四衢之軼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

予王使翟勃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軼而觀開八正之  
之說文曰出溺爲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門大底交喪**翰曰一正見二思推三正語四正業王正命六精  
進七正念八正定言如來開此八者大陰其人交

喪失於道者也善曰維摩經曰雖行入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  
菩薩行僧肇論曰啓八正之平路恒衆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八正曰  
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三念正定正爾雅曰於是玄  
底陰也莊子曰出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關幽鍵**善本**感而遂通遙源浚**善本作**波酌而不竭**  
銑曰玄幽謂道之深邃也關鍵皆所以閉拒於門者言如來說喻微  
妙道門遂通如長源深水酌取不竭也浚深也善曰玄關幽鍵喻  
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難啓善捷易闕戴達棲林賦  
曰幽關忽其離捷玄風暖以雲頽字林曰捷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遙源濬波行不  
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以也

**捨之檀而施洽羣有**良曰捨止也檀惠也洽徧也羣有謂  
捨則增愛非爲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衆生斯爲不  
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  
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爲之爲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  
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

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



有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  
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

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

向曰

之慈空中而行空中行慈故為無緣之慈  
善曰夫行慈者以眾生為緣眾生為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眾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槃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及眾生相釋道安曰解

演勿照之明而鑒

窮沙界

濟曰演廣勿無也大聖無私萬品無有不盡照者故以無私照之明而鑒極於沙數之界  
善曰夫以明照物

明盡則照窮而勿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

導亡機之權而

功濟塵劫

翰曰導引也亡無也若聖人以有機之權人人以機應則多惑矣引以無機故不亂焉功濟於微塵數劫矣劫猶世也  
善曰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斯以機心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無機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友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辯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知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未為塵一塵為一劫此諸微塵數其

劫復過是  
時義遠矣能事畢矣  
善曰周易曰天下隨時而動  
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  
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  
銑曰

言如

來演行聖化功濟微塵拂衣於娑羅樹聞脫屣於金沙也中將歸乎涅槃示有所終也樹謂娑羅樹也屣履也  
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槃經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槃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親去妻子如脫屣耳拔

惟恍惟忽

從心不嗽不昧莫繫於

去來復歸於無物

向曰恍忽不明貌言如來之道不明不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身歸涅槃復無質也

物質也  
善曰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忽王弼曰恍惚無形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嗽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兮其無繫泥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遙三世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

哉

良曰棲遑謂游處也撓亂也如來游處於三千大千世界雖行其化而無為之心寂然不動終無亂也  
濟曰焚燎火也堅林

謂眾木也佛以千張白疊纏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其質雖盡其聖靈虛空不可盡歇也  
善曰答賓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



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為一世界千三界為小千世界千  
小世界為大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  
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  
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乃飽切涅槃經曰佛以千疊纏裹  
其身積聚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槃經說世尊向無連禪  
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涅槃於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  
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  
便見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  
陵夷積壞也善曰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  
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語  
曰文王既沒陵夷已見上文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  
向日正法既沒人多穿鑿異端競起違於大法以色相執理以音聲  
求真自以為得道矣方法也一道也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妄作  
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  
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左村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云得一者鍾  
會曰一  
**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  
亦道也  
理以為真者則比微妙之聖言於目目狹論也善曰禮記曰言偽  
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眾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於  
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然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亡也吾不貴其  
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今知王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之

過是日  
**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立振積綱俱維**

**絕**  
絕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說其要法皆伏其心自此七百歲又

有比丘名龍樹善說法要法復大行也幽讚謂遠助佛化虛求謂虛

心以求道言此二比丘能整積壞之綱紀繫絕毀之紐帶振整也言

大法之要如人衣有紐帶也善曰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

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

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

法要滅邪見憊然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王弼曰幽深

贊明也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積綱既振謝莊為沈慶之答  
劉義宣書曰皇綱絕而復紐區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  
**陰法**

**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  
向曰華嚴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

眾苦所燒也言馬鳴龍樹二比丘能行正法以濟眾物如雲陰真境  
火宅之難乃涼也際境也善曰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

蚪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順機不徧此則彌布徧覆之  
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肇師曰真際實際法華經曰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  
**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  
法華經云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康衢道也言二比丘演說佛化  
萬物見明如日照於道重深昏暗之處夜中亦曉善曰法華經曰



慧曰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劉蚪曰菩薩負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曰又  
日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  
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故能使三十七品  
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開解

### 有搏俎之師

銑曰大品經三十七品四念處四勤四如意足五  
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言此諸品為佛法之要

而二比丘興行此法以伏外道亦猶晏子於搏俎之間而折晉軍也  
晉欲伐齊使覲之齊饗使者使者將亂齊樂而晏子太師知之使還  
報曰齊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不出搏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晏  
子之謂也善曰言義徒精銳有搏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  
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  
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  
七道品自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九十六種無藩籬  
力七覺分八正道分搏俎之師已見上文

### 之固

良曰九十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一為說喻其心皆伏悉  
無障闕若無草木藩籬之固豁然以通善曰邪黨分崩無  
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大亦言勝既而方  
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 廣東被教肄南移

濟曰方廣佛號也教肄謂教人習法也肄  
習也善曰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  
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

周易曰君子以教肄無窮

###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

### 漢晉兩明竝勒丹青之飾

向曰周莊王魯莊公時夜  
星不見謂夜明也乃佛生之

日也

銑曰漢明帝晉明帝故稱兩明皆圖畫佛像以崇其法也

善曰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  
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楚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史  
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佗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  
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  
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  
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  
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寇難而此  
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

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然後遺文閒出

列剎相望

翰曰遺文謂經也列剎佛塔也善曰遺文謂經也  
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曰漢興詩書往

### 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有隨乎

往間出孔安國尚書

傳曰三山言相望也

### 江左矣

向曰佛圖澄羅什法師竝高道之僧也結轍謂教跡多也  
銑曰道林惠遠二僧名並有高道皆游於吳善曰高僧

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晉懷帝永  
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菌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澈見掌中如對  
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派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  
既道派西域名彼東川符堅遣品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

二



長已殺符堅光遂王彼至長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  
 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  
 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  
 師王濛其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剡王羲之  
 遂與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雁門人遊許洛  
 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襄陽南達荊州欲往羅浮屆尋陽見  
 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  
 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  
 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  
 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

**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

**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  
良曰沃派也蕩動也善

曰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  
 曰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  
 義訓勤行趨涅槃也周易曰利涉大川海  
 賦曰滂瀉浩汗又曰濯濟獲渭蕩蕩雲天曰

**北則層峯削成日**  
善曰山海經曰泰華之

**月之所迴薄**  
濟曰迴照也薄迴也善曰山海經曰泰華之

**西眺城邑百雉紆餘**  
善曰三版曰一雉紆餘

**東望平臯千里超忽**  
向曰超忽遠貌

**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  
善曰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絜珪璧擁錫來游**  
銑曰珪璧比有德也擁執也錫錫杖也善曰毛詩曰有斐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永曰衍珪璧其行束脩其心錫錫杖也大智以為宅論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

**生者緣業空則緣廢**  
良曰宅居也言知緣業皆空虛則存緣之心廢也善曰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眾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

**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  
濟曰軀身也言人志欲存其身者皆為迷惑至道若知理存道道勝則迷惑無也亡無也善曰惑煩惚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身竺道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

**遂欲捨百**  
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

**齡於中身徇賤膚於猛鷙**  
翰曰言欲中捨百年之身志救萬物也徇猶施也賤膚肉

也猛鷙鷹也棲伽經云自在天王化身為鵠鵠釋提桓因是諸天王化身作鷹逐此鵠鵠來投我我稱已身肉與鷹代鵠也善曰禮記曰



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瓚注曰亡身從物曰殉班荆蔭松者久之向曰班荆蔭松

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銑曰宋孝

也言立方丈之室覆以茅茨之草以置經象也善曰沈約宋書孝

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覲音與濟曰江夏郡名守職處

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翰曰薙草也經行謂經歷行

伯濟陽蔡使君諱善本有宗善曰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

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

故以頭陀為稱首向曰大迦葉佛大弟子也言法師景行如

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善曰楚辭曰原生受命

高軌難追藏舟易遠翰曰軌跡

閼其無人懷衰椽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銑

諸軍事安西將

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良曰刹

舍利起七寶塔表刹莊嚴而供養也

以法師景行大迦葉

故以頭陀為稱首

也言斗數煩惱以歸正真也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勤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

牟尼佛於大眾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

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者也

後有



榱棟也構起也善曰周易曰闢其戶間其無人高誘淮惟齊繼南子注曰榱棟也漢書賈誼曰可太息者此也

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

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祖武宗文

之德昭升嚴配良曰言祖襲武王尊嚴其父文王以之配天

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格天光表之功弘啓

興復向曰格至光充表外引大啓開也言宋聖德上至于天傍開

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

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翰曰帝命惟新而萬物不

濟其多難為君之道也康安也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左氏傳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大夫申生使人

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步中雅頌駉合韶護向曰韶舜樂護湯樂

雅頌而合其正樂也善曰禮記曰步中武象炎區九譯沙場

一候銑曰炎區南方之蠻九重譯語而來朝天子也沙場亦邊方

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常氏重

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朝曰東南一尉西北

一粵良曰粵辭也建武宋帝年號也乃

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

江漢濟曰江夏王蕭寶玄明帝子也藩謂諸侯也維隅也言使觀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郢

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

商又曰彰善癉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銑曰方

龜蒙魯也若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魯侯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

於故實言江夏王為郢州亦有此事也善曰方城謂楚龜蒙謂魯

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隨武子曰為敖為宰擇楚國之

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

刑而咨於故實也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

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翰曰誼為江夏

內史為王幼內



史代行刑事故曰行事善曰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蕭子顯齊書劉誼字士穆為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智刃所由善本日

新月故向曰明智之理斷割之道如刀刃之利善政來者為日新去而過者為月故善曰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

今日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

夏曰日知其所亡道勝之韻虛往實歸銑曰虛心求物得月無忘其所能也

善曰瑞應圖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取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

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

於幾巨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翰曰慨恨也簣上籠也為山少一簣之上而不成山者有掘井雖深將及泉而棄者皆喻此

等廢於已安墜於幾立也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

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棄井也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

無事向曰間伺也善曰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山林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養長不失時故山林

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庀匹徒揆日各有司存銑

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庀具徒衆揆度也善曰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匹婢切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曰籩

豆之事則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善曰周易曰悅以使有司存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巨丘被陵因高就遠翰

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巨丘被陵因高就遠向曰層軒廊也延巨偏也因高丘起

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長也南北曰袤也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

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

飛閣逶迤下臨無地銑曰逶迤相連良言閣高下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逶迤王逸曰逶迤而長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矅濟曰夕露朝霞不假於物任自然也珠網以珠為網施於殿屋者丹矅以赤飾殿也

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良曰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四照即若

木花其光四照也千計萬品言多也善曰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



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  
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于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鵠山有木  
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  
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  
裁萬品  
之不同  
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姿寶相永籍閑安  
濟曰渙亦清也金姿寶相言佛之靈象也此處可以長藉幽閑安樂  
之事  
善曰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  
其明照曜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  
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  
息心  
義終焉  
游集  
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  
固仙靈之所遊集  
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  
知寺任永奉神君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  
向曰事功謂成也言有成功者必鏤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也  
善曰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  
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顓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  
杜回其勲銘于景鍾韋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  
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  
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言時稱代  
善本作  
伐字  
亦樹碑於宗

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

銑曰言鏤文樹碑則年代彌多而功

名宣布身大逾遠而其聲相紹繼而不絕積多也善曰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劭美也敢寓言於彫篆庶幾乎衆妙也彫篆謂文字也庶近也髣髴不分明貌言我敢寄言於文字者近亦不明乎衆妙之門善曰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

向曰天地初分之時也善曰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列

子曰清輕者上為

涉器千名含靈萬族

銑曰器物也善

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蛟行喙息蠕動蛸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鼉賦曰摠美惡而翻播萬族乎一

淳源上派澆風下黷

濟曰淳和之源自上派派而澆薄之風垢濁於下黷垢濁也善曰

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淳散朴淮南子以澆為澆音義同說文曰派水別流也字林曰黷特垢也杜木切

愛流成



海情塵為岳

向曰愛欲至多若凉水成海情想漸積若塵飛為岳

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

皇矣能仁撫期命世

善曰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

於世也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

能仁不退轉法經作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與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

我釋迦牟尼劉蚪曰能仁哀此忍立俯來拯拔故曰能仁瑞應經曰

期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廣雅曰

乃睽中土聿來迦衛

良曰言佛之將見於世乃睽顧

命名也

中土疾來生迦衛之國也迦衛

之國在天地之中故言中土聿疾也

善曰毛

奄有大千遂眾

詩曰乃睽西顧又曰聿來胥宇迦衛已見上文

三界

良曰奄同兼理也

善曰毛詩曰奄有龜蒙遂眾大東法華

以智慧方便於三

般鑒四門幽求六歲

界火宅拔濟眾生

向曰瑞應經云太

東城門天帝化為病兒乃迴車而還悲念生人俱有此患又出南門

天帝化為老人復愍念生人丁壯不久又出西門天帝化為死人復念天

下有此三苦又出北門天帝化為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乃念

其清淨不欲在家故云般鑒四門也後太子居於深山不飲不食箕

坐又手閉目一心不成道終不起端坐六年攻云幽求六歲

善曰

毛詩曰般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啓王母游始出城東門天

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

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為死人

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

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

到幽閑處菩薩即拾葉草以布地

正其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

亦既成德妙盡無為

既已也

善曰勝鬘經曰唯有如

來化就一切功德無為已見上文

帝獻方石天開渌池

瑞應經云佛成道見散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取四方成治之

石置池邊白佛言可以浣衣是為帝獻方石又云佛食訖欲澡漱天

帝以手拍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是為天開渌池也

善曰瑞應經

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頗那山上取四方

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

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

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為指地池

祥河輟水寶樹低枝

銑曰瑞應經云時

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令輟流又佛於池浴了欲出無所攀池上有

寶樹其枝自低下佛因攀出也

善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長流甚

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場塵佛在其中法華經

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地澡浴畢欲出無

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令輟流又佛於池浴了欲出無所攀池上有

寶樹其枝自低下佛因攀出也

善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長流甚

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場塵佛在其中法華經

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地澡浴畢欲出無

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令輟流又佛於池浴了欲出無所攀池上有

寶樹其枝自低下佛因攀出也

善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長流甚

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場塵佛在其中法華經

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地澡浴畢欲出無

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令輟流又佛於池浴了欲出無所攀池上有

寶樹其枝自低下佛因攀出也

善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長流甚

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場塵佛在其中法華經

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地澡浴畢欲出無

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令輟流又佛於池浴了欲出無所攀池上有

寶樹其枝自低下佛因攀出也

善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長流甚

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場塵佛在其中法華經

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地澡浴畢欲出無

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令輟流又佛於池浴了欲出無所攀池上有

寶樹其枝自低下佛因攀出也

善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長流甚

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場塵佛在其中法華經

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地澡浴畢欲出無



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  
其樹自然曲枝丁就佛佛牽而出

良曰九折三危並山名言佛之神通不以山為阻險皆通安步而行  
也並道也 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

部至邛樊九折既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  
方朔諫子曰飽食安步以士易農尚書曰寬三苗於三危 川靜

波澄龍翔雲起 頭陀經曰令身調善善大謂其應感也 善曰  
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浪不生周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考山廣運給園多  
士 向曰者山謂者闍岷山給園謂給孤獨園多士謂眾比丘也

善曰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岷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  
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金粟

來儀文殊戾止 銑曰金粟佛名也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  
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鳳皇來

儀文殊已見上文毛詩曰魯侯戾止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  
良曰乾天也天動而地安而佛應之以順人性終始不已 善曰春

秋元命荀曰乾動川靜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民孫卿子曰  
生人之始也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濟曰不然猶無形也無滅

死人之終也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謂不生不滅也 善曰維

摩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  
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 象

正雖闌希夷未缺 翰曰象正謂王法也闌微也希夷謂無聲  
缺廢也 善曰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記曰酒闌漢書音義文穎曰

闌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  
無象無聲無響無

所不通無所不往 於昭有齊式 善本作 揚洪烈釋網  
戒字

更維玄津重柵 舉洪大列業也言齊有美明之德用舉大業  
脩其壞法 銑曰釋網玄津並佛法也柵棹也言佛法將壞而齊乃

能維持使之復存又如舟之濟川而得其棹也 善曰毛詩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朝曰不

足以揚洪烈僧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濟溺壑於玄津  
漢書音義韋昭曰柵柵

也音喬翊泄切叶韻 惟此名區禪慧攸託 良曰名區謂置  
慧智攸所也言此處靜智之人所託居也 傍 善本作 據崇巖

善曰禪慧禪定智慧也即六度之二行也 傍 倚字 據崇巖

臨睨通壑 濟曰睨視壑川也 善曰楚辭曰 溝池相漢堆

阜衡霍 翰曰言此通川崇巖自得奇趣則以湘漢如溝池之小  
衡霍如堆阜之小湘漢江也衡霍山名 善曰言崇巖



之高通聲之大故以湘漢為溝池衡霍為堆阜  
也史記曰屈完曰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也  
臚臚武亭阜幽

幽林薄  
向曰臚臚草貌亭阜平澤也草木叢生曰薄也  
毛詩曰周原臚臚草如飴上林賦曰亭阜千里靡不

被築毛詩曰秩秩斯千幽幽南山鄭玄周禮  
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  
媚茲邦后法流

是挹  
銑曰媚愛也邦后謂江夏王也法流言江夏王  
本此佛法而挹酌也  
舍曰毛詩曰媚茲一人  
氣茂三

明情超六入  
翰曰茂盛也三明明謂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言江  
夏王感此真氣盛也六入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

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也言其情超越於此六者  
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三

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  
眼耳鼻舌身心已過  
卷三靈宇載懷興茸  
良曰靈宇寺  
也茸修也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茸  
之兮荷蓋王逸注曰茸蓋屋也  
丹刻暈飛輪奐  
煥離立

濟曰丹刻謂殿宇丹色而刻鏤之輪輪困高大也煥文章貌暈雉也  
離鳳也言丹青文彩似之  
舍曰左氏傳曰丹桓宮盈又曰刻桓宮

桶杜預曰刻鏤也毛詩曰如暈斯飛君子攸蹇鄭玄曰暈者鳥之奇  
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皇殿春秋元  
命苞曰火離為鳳劉邵魏文帝誅曰鳳皇立者  
象設既闢睟

容已安  
向曰象謂佛之形象也闢開也睟容潤澤之貌言佛象  
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  
根於心色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之貌

桂深冬煥  
於松

疎夏寒  
銑曰疎謂葉密也煥暖也桂氣辛而冬暖也  
善

足游息靈心往還  
善曰瑞應經曰佛已  
勝幡西振貞

石南刊  
良曰勝幡幡名而謂佛教來自西也振舉也貞堅也南  
惟建道場欄衡額子碑  
善曰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向曰安陸郡  
名昭謚也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郡  
善本無  
人也  
翰曰晉分東

陵蘭陵為南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  
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分

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愁過江居晉陵  
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  
稷契身佐唐



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

向

稷后稷也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周文王為天子也契殷之始祖有至德佐舜故成湯起為天子商武湯也圖錄並天子將興之符應

善曰王命論曰暨于稷契成佐唐虞光濟四海并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大咸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有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錄次相代尚書琬琰錄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

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

善本作乘時子

前皇齊握符於後

銑曰蕭何曹參有大功於漢垂仁德於下故魏主乘天時而為天子齊帝又握天符

為人王魏曹參後也蕭何後也善曰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康僅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

良

靈源神基謂蕭何之祚也言其祚長如河之派高如山岳極至于天以此其峻也積石山也言河水派於積石山下因言積石流也善曰尚書曰道河積石于龍門

時

齊書曰宣皇帝陸安王之祖也高帝即位追尊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

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才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

帝含道居貞矣懷前代

濟曰考父貞正也言含道居王可卷懷前代帝王也善曰蕭子顯

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尊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

均曰懷藏也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

向曰謂

象曰月星也河岳之精靈雄聖而仁明故體比而生也善曰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況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

四瀆之氣溫風雲身負日月

翰曰溫積也身負日月言其明也善曰論衡曰谷

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

謀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任弔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

于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立身善本作行字

可摸

善本從木

華外發清明內照

善本作昭向曰範法也銑曰外謂貌也內謂心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規矩

義之德因心必盡

翰曰此言行孝道也孝者因於心也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



良曰言有可大之  
道自用於此而能

則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

齊曰言斟酌其道德之源者游泳其淺深不可測也潛行於水曰泳也向曰

其道者其人遷善由日庸其道而  
 滂之周易曰百姓曰用而不知

昭

人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

濟也。善曰：傳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含茲子曰九

允洽一德無爽

差也善曰典引曰萬物仰之而德惟一動罔不吉

向曰言歸其德而自來此應蓋不言而治  
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

信存乎德行又子曰君若夫彈冠

銑曰庸申也泣臨也善曰漢曰王陽與貢禹爲友世

尚  
軍麾命服之序監

所詳今可得而而字舍本無

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子命  
監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

述其事此文可略而不言也

置交趾北置朔方之  
國語注曰略簡也

水德

也。未以謂宋祚未終。善曰。曰。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曰太祖高皇帝龍躍踰升爲  
子也俟符也宋明帝以太祖

舍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

深謀脩身端  
如仁夕惕

仁和之心思濟世亂夕驚不  
夜九迴思慮也惕驚也善



曰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賜一日而九迴龕

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向曰龕勝也善曰廣深圖密

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濟曰言細陪奉

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知不可不深圖也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彊

內侍之年向曰王子晉初游洛濱年十五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言安陸之見委任同此年也善曰周書曰晉平

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君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

作鳳鳴遊侯維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也起子聖懷發言中旨善曰晉

王敦上疏曰導動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善曰晉

靜顧問起子聖懷漢書孝王好文學之士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王門焉言王初為宋

劭陵王文學如游於梁王門也入掌綸誥謂為中書郎也綸誥謂入

子制勅之言使其掌之也善曰蕭子顯齊曰緬為宋劭陵王文學

中書郎遊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三夾朝從遊說之士相如見而

說之客遊梁禮記曰蘭桂有芳清暉自遠銑曰芬芳也言

有香也又清光明暉其心自遠善曰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

也楚辭曰椒桂羅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

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帝子出善本作震日衣青光良曰震

也言齊為木德將登帝位故云帝出于震日北君也衣青光者亦取

其木色也善曰言唐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春秋元命

苞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蒼若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

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咨代昃者為姬呂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

黃光朱衷曰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各木神以其方色衣之方軌茅杜俾侯安陸向曰太

位乃封緬為王方軌猶並跡也言與古者諸侯並跡而封土地受其

茅土以立其社也俾使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

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縷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而方

白父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

曰俾侯干魯受瑞析珪遂某雲野濟曰瑞猶福也析分也珪諸

式掌儲命帝難其人

執一故云分荒理也雲野即雲夢澤屬安陸故言之善曰周禮曰

典瑞掌王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揚子雲解朝曰析人之

珪檐人之爵遂荒以見二文雲野雲夢之野時入為太子中



難之孔安國曰言帝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向曰允

堯亦以知之為難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轉方子中協隆三善仰敷四

德銑曰協合隆盛敷布也三善謂事君事父事長也易曰君子體

子行此四德以布於天下也善曰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桓冲協隆

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山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日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日而眾知君臣之

義矣其三曰而眾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仁嘉會

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博望之苑載暉龍樓

之門以峻良曰漢武帝為太子置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

子門名峻高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

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

龍樓獻替帷展實手映脣齊曰言緬侍太子獻其事可者

門之問臣諫不已朕辱謂出納言辭也廢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

語史黠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

賢惟衆帝坐也禮記曰天子負斧依奉待漏之書銜如絲

孔融張儉碑曰聖皇克亮命作喉脣

之曰翰曰奏事上書皆晨起駐車待其刻漏銜謂宣太子之言

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於外也禮云王言如絲也言意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樊

車待漏如絲已見上注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善本作受

後所任皆有光暉非止與恒常百官所授同也善曰周書孔子曰

文王得四呂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

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銑曰欲遷為天子之近職

中越絕書曰吳王書闔閭始得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侍

信也膺

體

君

隆

四

樓

所

者

帷

幄

國

樊

受

邪

職

侍

良

曰

目

朕

九

官

官

難之孔安國曰言帝

堯亦以知之為難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轉方子中

子行此四德以布於天下也

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日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日而眾知君臣之

義矣其三曰而眾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仁嘉會

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博望之苑載暉龍樓

之門以峻

子門名峻高也

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

龍樓

門

語史黠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

賢惟衆帝坐也禮記曰天子負斧依

孔融張儉碑曰聖皇克亮命作喉脣

之曰

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

車待漏如絲已見上注

後所任皆有光暉非止與恒常百官所授同也

文王得四呂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

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

中越絕書曰吳王書闔閭始得

子胥以為上賢無異乎聖人也

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

協隆三善仰敷四

德

子行此四德以布於天下也

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日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日而眾知君臣之

義矣其三曰而眾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仁嘉會

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博望之苑載暉龍樓

之門以峻

子門名峻高也

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

龍樓

門

語史黠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

賢惟衆帝坐也禮記曰天子負斧依

孔融張儉碑曰聖皇克亮命作喉脣

之曰

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

車待漏如絲已見上注

後所任皆有光暉非止與恒常百官所授同也

文王得四呂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

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

中越絕書曰吳王書闔閭始得

子胥以為上賢無異乎聖人也

向曰允

體

君

隆

四

樓

所

者

帷

幄

國

樊

受

邪

職

侍

良

曰

目

朕

九

官

官



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翰曰自此謂自九官熊豹謂上九官等謂任職也爽差也式用也贊助也權衡謂政理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緬遷五兵尚書淮南子曰准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

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向曰瘼病也言求下人所病者將為除之謂欲使緬為吳郡太守也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不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

爾雅曰姑蘇與壤任切關河銑曰姑蘇地名切重也

善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決決大邦

都會殷阜隄善本作封

百萬良曰都會謂人皆都會於此郡也殷太阜盛也隄封謂地之頃畝都稱也百萬言多也

善曰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綜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積士為封限

全趙之衽服

叢臺方此為劣濟曰全趙謂趙國也衽服謂美人服也叢臺趙王臺名也言趙雖盛比之吳郡其為劣也

善曰鄒陽上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土衽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

臨淄之揮汗成雨會

何足稱翰曰臨淄齊國人衆多故揮汗成雨比之吳郡亦何足稱盛也

善曰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

乃鴻舊吳作守東楚向曰鴻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經吞并楚故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充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

引義讓以勗君子振平

慧以字小人撫用善本作同字

上德綏用中典銑曰綏安典法也

得情而弗喜良曰哀其有罪

善曰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為獄讞錄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宿訟兩讓而同歸齊曰宿有爭訟不法者皆沐緬化兩讓而

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翰曰春申君黃

雖春申

歸也

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

雖春申

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

雖春申

歸也

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

雖春申

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

雖春申

歸也

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

雖春申

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

雖春申

歸也

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

雖春申

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

雖春申



歇封江東十二縣鄧攸為吳郡守吳人飢乃發倉賑貸不取俸祿唯飲吳水一郡皆濟也封疆界也緝和熙養也氓庶百姓也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以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

**夏首藩要任重推轂** 向曰夏首水口名也言此處為國典之也古之遣將而天子皆親為推車轂送之鎮荊州并有軍故也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丘逸注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銑曰也言荊州以江流為之衿帶其地正當江之阻也善曰南接衡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咽喉尚書曰九江孔殷

**巫風雲之路千里** 良曰衡巫二山名善曰衡巫三

**鄧水陸之塗三千** 濟曰鄧鄧邑名三七謂二千一百里善曰左氏傳曰鄧南鄧人杜預曰鄧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潁川

**是惟形勝關外** 鄧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

也史記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闡以內寡人制之建麾作牧闡以外將軍制之鄭玄禮記注曰闡門限也苦本切

**明德攸在** 向曰麾旗類也以毛為之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經轉鄧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王曰文

**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 銑曰暴曬也陽日王克明德慎罰

秋曰之和人暖其光愛其溫也其威明又如夏日之盛人皆畏其猛也善曰孟子曰江漢以濯之陽秋以暴之暴母遂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

**澤無不漸** 子鹽子

**螻蟻之穴靡遺** 良曰漸入靡無也善曰西征賦曰澤靡靡乎子仞之漢亦滿之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 濟曰容光小隙也善曰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由近而被遠自己而** 趙岐曰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

**及物** 翰曰其政令以近及遠先行於已而及於人也善曰慧

**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 善本作

**立運** 向曰八風八方風土也運行也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朔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才氏並用之廢



一不遠無不懷邇無不肅善曰阮嗣宗勸晉王陵邑居不

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祖

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  
有五老公年皆七八十間寵還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  
曰公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徵  
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  
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勸力來送寵謝之為  
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  
寇初魯之敗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許市人及孔  
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五臣注同

條功最萬里良曰刺史所察有六條一曰察人所疾苦冤失職譽表六

曰察犯田律五曰察人有孝悌廉潔六曰察吏不薄入錢穀放散者  
功最萬里言風化遠也善曰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  
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盜賊為民之害及  
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茂才異等  
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寬為郡內史  
課最當免民恐失之輸租強屬不絕課更以最楊雄為益州刺史作  
節度曰刺史居深門之  
中總萬里之統者也還居近侍兼饗戎秩濟曰謂入為侍中兼驍騎

將軍也饗當也戎秩謂武職也善曰蕭侯府寄隆儲端任

顯翰曰侯府宿衛之官也諸端任顯謂顯為太子詹事也官掌皇

太子家東西兩晉茲選特難向曰謂比官晉朝羊琇願

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銑曰晉羊琇少與武帝同

天下用我為領護軍太子詹事武帝戲許之後武帝即位琇但為左  
衛將軍不得詹事故云願言匪獲也又謝琰征羌有功為輔國將軍  
領太子詹事故云後至也善曰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  
通濟才行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則作領護軍太  
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  
謝錄曰琰字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征虜左僕射領

詹外降二君官字善本作令績斯侯良曰言其政善之功可行

此侯待也善曰蕭子顯齊禁旅尊嚴王器彌固濟曰旅

謂天子之命嚴謂整守其所職也主器謂太子也緬為詹事以奉太  
子而勤誠益固矣彌益也善曰蔡邕素逢碑曰乃撫京邑摠齊禁  
旅周易曰主器禹穴神臯地埒分陝太守也禹穴會稽山



有孔穴人傳禹入此穴中臯地也其地肥沃故云神臯分陝謂陝已東周公主之陝已西邵公主之今緬為會稽太守其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校將其美也陝地名也善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臯袁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江左以來常遞斯任向曰謂天子都江左東

渚巨善本海南望秦稽銑曰巨大也言會稽東渚有大海也從金秦望山會稽山二山之名善曰子

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耶孔臯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治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渚數胥萃翟蒲攸在良曰言會稽郡舊多山曰會稽相率聚也昔者鄭國多盜聚人翟蒲之澤也翟蒲草也攸所也言會稽有盜亦如在於翟蒲也善曰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洲數左氏傳曰子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翟蒲之澤貨殖之民千金比室

善不伴屋字濟曰言家家皆有千金之貨也善曰漢書曰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郭壘之內

雲屋萬家翰曰郭壘猶郭邑也雲屋謂高樓上及雲也善曰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下肅歌荷華楹屋或為薨

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向曰言此郡多奸盜皆豪富雖刑政繁倍於常而舊土所然難以詳正使

其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說曰漢王遵治京兆功效曰著良人遵為治二旬之間賊亂盡除言南山之盜比會稽未足云多也

善曰漢書曰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備宗數百人為吏民言於是王鳳薦遵徵為諫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渤海亂繩方斯

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肅清蘇林曰備音崩渤海亂繩方斯易理良曰漢宣帝時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帝問龔遂曰何以息也善曰漢書曰上以龔遂為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繩不可急之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濟曰下車初便宜從事上許焉

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會稽太守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玄經曰風動誠恕既孚鉤距靡

雷興謝承後漢書曰趙令神行征艾朔士誠恕既孚鉤距靡用翰曰趙廣漢為京兆尹尤善鉤距以得事情也善信鉤距靡靡無也言致其刑罰以開奸路而緬為會稽誠心恕物為人明

信則鉤距無用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曰趙廣漢守京兆尹廣漢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鉤致也距開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



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  
不待赭汗之權而奸渠必翦

向曰漢宣帝時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乃使張敞為京兆尹敞  
問長安父老偷盜者數人敞捨其罪令捕諸賊以自贖其偷長曰  
今忽召詣府恐諸賊驚駭願受一署敞乃以偷長為吏遣歸假置酒  
其餘賊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色汗其衣吏乃坐里門出有赤色汗  
衣者收縛之得百人皆罪之由是清治也言緬為政不待此詐而奸  
惡之長必見誅翦也善曰漢書曰張敞守京兆尹召見諸偷會長  
數人因貫其罪犯宿召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負詣府恐  
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醉  
偷長以赭汗其衣吏坐里門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  
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尚書曰穢厥渠魁孔安國曰渠大也無假

黑善本作端之藉而惡子感誅銑曰歌錄鴈門太守行云

子姓偏著里端此云黑者蓋後人書寫之誤里端謂以法令著於里  
閭也藉用也惡子賊也言緬之有德不假致法令於里端賊皆已誅  
也善被以哀矜孚以信順良曰孚敬也善南陽葦

杖未或善本作此其仁濟曰韓詩外傳云老蒲為葦也葦杖

人有過以蒲鞭撻之示辱而已言此蒲鞭未可比緬之仁政也善  
曰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引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

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  
為土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

川時雨無以豐其澤翰曰郭伋為潁川郡守德如時雨下

以豐也善曰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潁公攬轡升車

川化如時雨輦虞曰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典郡

牧川善本作典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

五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向曰祇神也善曰論語子曰苟

老安少懷塗歌里詠銑曰歌詠其德也善曰論

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銑曰若如也人好其德音如椒蘭

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  
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權若親戚芬若椒蘭

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良

旆旆旗之類也古者刺史行皆執物以行反謂去官也行悲道泣謂  
百姓戀也濟曰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倫將去官百姓攀車駕  
帝呼又侯霸為臨淮太守帝遣使徵之百姓皆遮使車或當道卧言  
緬之去官人有此戀皆爭道而前以請其留志其遠路不知疲也塗



善曰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候後拜潁川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填道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齎璽書徵霸百姓流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留霸霸年

去思一借之情

愈久彌結盜賊百姓遮天子道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方城漢

之故云一借之情愈漸也善曰漢書曰何武為兗州刺史徙京兆尹其所居亦無異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內太守徵入為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到潁川盜賊

池南顧莫過善本作千里善本無千里字善曰左氏傳屈北

指嶠潼平塗不過七百阻平道不過七百里也西接嶢武關路曾

不盈千良曰嶢武二關名不盈千里也善曰漢書音義應劭

王隱晉書庾翼表曰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蠻陬侯夷徼重山萬里聚徼居

也善曰魏都賦曰蠻陬夷落張揖漢書注口徼塞小則俘氏

略畜大則攻城剽邑得人也畜牛馬之類剽劫也

曰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群盜以百數

掠鹵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

相望歲時不息向曰鼓烽皆所推埋穿掘之黨阡陌

成羣銑曰推埋謂劫殺人而埋之穿掘謂發冢取物阡陌道路也

理之謂發冢也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良曰傲慢侮繁藩

咸受其敝歷政所不能裁濟曰藩國也歷任為政於此者

語注曰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翰曰戎羯並夷狄

我邊隙謂伺候其邊疆也此謂後魏元氏時都洛陽也善曰未鳳

窺窬伺晉書曰前後徙河比諸郡縣居山門謂之獨胡劉琨勸進表曰狡寇

國瑕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

於焉早閑向曰並謂秋時備守邊疆善曰魏志臧共答陳琳書曰秋風楊塵伯珪馬首南向李陵與蘇武書曰涼



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姦豐之不虞故嚴

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也永明

八載疆場大駭銑曰永明武帝年號疆場界也駭驚也言羣

年匈奴寇胸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疆場之駭國天子乃心

北眷聽朝不怡良曰怡悅也善曰司馬遷書揚旆漢南

非公莫可濟曰揚舉也旆旌旗之屬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

之國關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翰曰遄速也善

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卷甲威令首塗仁風載路

趨利日夜不虞曹植詩曰指日遄征善曰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治威令行首塗

向曰令號令也載行也善曰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治威令行首塗

猶首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成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

宏為機對辯遠宏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

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軌躅清

晏車徒不擾銑曰軌躅車馬跡也清晏謂道路清肅而

日至壺漿塞陌良曰韓信破趙欲北擊燕廣武君曰當今之

士大夫也此言燕必懼而來降獻以牛酒也昔葛伯不祀湯往征之

其君子以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小人以壺漿迎其小人也言葛伯

之民喜湯來征也塞陌言多而滿道也謂緇失義犬羊其來

行征伐而人服悅亦如此也善注亦同

久矣濟曰言夷狄如犬羊之畜善曰漢書名臣奏曰徵賦

嚴切唯利是求翰曰謂後魏主欽賦百姓嚴切也善曰左

是視又曰首鼠疆界災蟲彌廣向曰首鼠謂或前或後也

唯好是求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音義善曰漢書田蚡

風孚以誠德銑曰扇舉也孚信也盡任棠置水之情弘

郭伋待期之信善曰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

但以難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

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難欲吾擊強宗也抱

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

惠故得民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拜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

小兒各騎竹馬逢迎及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



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及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期乃注役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 五呂注同 金如粟

而弗觀馬如羊而靡入 濟曰後漢袁奐為安定屬國都尉有羌戎豪帥酋長感其恩德遂遺

與馬二十四金渠八枚與乃召主簿於羌戎之前以酒酌地曰馬如羊不以入廄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言雖賤如羊粟亦不用也而

況於貴乎靡無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其恩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

鑄八枚與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雛雉必懷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雛雉必懷

豚魚不爽 翰曰雛雉謂後漢魯龔為中牟令蝗蟲不入境河南童兒其雉不驚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不可取也龔之作牧

所致言緬之仁政雛雉必懷其德也爽差也言其有信於豚魚亦不差失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大牙綠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

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 由是傾巢舉落望德

如歸 何曰蠻夷感其仁惠皆傾其巢居部落望緬恩德而來也善曰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衛遷邢于夷儀邢遷如

歸 推直 髻髻 側 首 拜門闕 銑曰推髻髻首蠻夷結髮也 推 追 髻髻 爪 首 拜門闕 之形 善曰漢書曰尉他

也 推 追 髻髻 爪 首 拜門闕 之形 善曰漢書曰尉他 子曰三苗髻首 卉服滿塗夷歌成韻 良曰蠻夷以草為服行

為歌謠成其音韻也 善曰尚書曰島夷卉服蜀都賦曰夷歌夷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叢等慕化歸義作

詩三 禮義既敷威刑具舉 濟曰敷布也 善曰公羊傳曰章也 禮義既敷威刑具舉 既者何盡也 毛萇詩傳曰具俱

也 疆民獷 俗反士心遷情 翰曰疆暴之人獷惡之俗皆沐其仁化反其本志遷情歸

善也 善曰韓詩曰疆彼淮夷薛君曰疆覺寤之貌劉 風塵不 駒駉與李子堅書曰吏民疆疆比屋為城疆古並切

起 圉 善本作 寂寞 向曰圉圉獄也寂寞言空虛也 善曰東 國賦曰 富商野次宏業停苗 側眉切銑曰次舍也野舍

一歲田也言將豐熟宿積禾束停之於田也 善曰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韋藩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陵人除溫守

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 蜚蝗弗起豺虎遠 有滯穗又曰于彼苗畝毛萇曰田一歲曰苗 蜚蝗弗起豺虎遠

跡 良曰蜚蝗蟲之食苗者豺虎獸之害人者感緬仁德故不起為 患遠跡避境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



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四散去

北狄懼威關塞謐靜魏也謐清也偵諜也

謀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翰曰偵問也諜夷狄懼言也言夷狄恐懼相問之言

不敢有東窺之意不敢南牧謂齊在南畏齊德也善曰偵伺也鄭玄周札注曰諜賊反間為國賊者徒煩切訖曄後漢書曰鮮卑寇遼東察形擊之虜大破不敢復闕塞

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代名也善曰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

陪龍駕於伊洛待紫蓋於咸陽銑曰龍駕紫蓋並天子行也言將陪侍天子伐魏也洛陽咸陽並為魏所都也

而遣善曰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傳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

疾彌留欬焉大漸善曰尚書曰疾大漸謂疾漸重將死也

耕夫釋耒善本作機婦不下善曰尚書曰疾大漸謂疾漸重將死也

參請門衛立走善曰尚書曰疾大漸謂疾漸重將死也

羣望翰曰參請謂問疾也羣望謂山川所有所祭之所也人皆並走往初祀之以求其福望緬之疾瘳也

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善曰左氏傳曰乃大有事

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賓向曰颯然謂空而無人也庶僚僚官也賈雲落也言眾官如雲落有所失也

男女老幼大臨善曰尚書曰疾大漸謂疾漸重將死也街衢接善曰尚書曰疾大漸謂疾漸重將死也

響傳聲不踰時而塗于四境銑曰言舉國男女老幼哭臨於街衢其聲響相傳接而至于四遠也

望城拊膺震動郭邑善曰潘勗荀彧碑曰男女老幼里號巷哭

戎落幽遠必至向曰洛謂聚居部落也

望城拊膺震動郭邑善曰潘勗荀彧碑曰男女老幼里號巷哭

立求入奉靈輓楚藩司抑而弗許良曰輓棺也藩雖

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司府官屬也

遠有慙德胡哭者數千人或又為護烏桓校尉病卒吏人羌

督荊州諸軍事招攜以禮來遠以德回者劈破也晉羊祜為都

慕無已言緬之初薨有過於此二君故對而言之遠有慙德也



善曰尚書曰神駕東還號送踰境謂自荆州還江東也吏民

哭送之出境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零

而自許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向曰人吏申祭號哭滿道

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善曰

臨危謂臨終之時審政其意不至迷亂則遺善曰

於話言也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

幾而彌固良曰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

亡而意結翰曰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王

賢退惡死有余罪殯我勿在正堂於室足矣言緬亦有是心雖身亡

而意惟鬱結也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

曰我數言蘧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

聖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王而貴之

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

二宮軫動善本有

追贈侍中善本有

衛將軍給鼓吹一部

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銑曰皇上

允副朝端兼掌屯衛

因遘沈疴絲留氣序翰曰遘遇也絲留謂不絕

世祖

日夜憂懷備盡寬辭向曰寬喻其意使節去悲情也

勉膳禁哭中使相望銑曰勉彊也膳食

憤寬譬見下文







妙派睇未足稱奇

濟曰取睇射也養由舍射流睇而猿號也睇邪視也舍曰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

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睇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至公以奉上鳴謙以

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

善曰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辭亡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也吳志魯肅曰不失下曲言從事交游士林

虛懷博納

善本作

幽閑洞開

翰曰道體幽微本於閑也人皆難曉而王洞然開通至其

妙理也

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命曰鮪曰博

納虛懷下開幽閑已見上文西征賦曰曾中豁其洞開

宴語談

笑情瀾不竭

向曰其情如波瀾不可竭盡也

善曰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語議如懸河水注而不竭

譽滿天下德冠生民

銑曰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也善曰孝經曰

言滿天下無口過干寶晉紀武帝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榮

蓋百世

善本作

之儀表千

載

善本作

之領袖曾不慙

魚

留梁摧奄及

良曰慙借也梁摧謂

如屋之梁棟摧折也奄及言速及也善曰荀氏家傳曰荀或德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

特如器妙其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

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積乎梁木其壞乎

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

已哉

濟曰僑謂子產也蹇謂蹇叔也終謝皆死也子產死鄭人興歌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此則興謠也秦相蹇叔死秦人皆輟春而思憶之相送梓聲也善曰僑子產也左氏傳曰產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而楮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潘岳賈

充諫曰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梓史記趙良曰五殺大夫死春者不相梓史記以為五殺而云蹇叔未詳潘沈之言

舊均哀共戚

翰曰戚憂也

死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

留

向曰落棠山名也曰所入也言其光陰不復留也善曰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析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足以言

之天不能令天折之人更生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

思所以克播遺塵蔽之穹壤

銑曰播布穹天壤地也言使遺塵之聲與天地同敝

善曰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露盤頌曰弊之天壤以顯元功

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



翰曰刊刻也微美也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翰曰有娥氏女吞鵲卵而生契契殷之先祖也商則殷也蕭氏殷後故述

也善曰毛詩商頌文也

是開金運祚始王

金運也初有娥氏女取

鵲覆王篚之中少選發而視鵲生卵而飛焉乃吞之故云祚始王

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王篚少選發而視之鵲遺卵而此飛

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

三仁去國五曜入房

向曰紂無道

暴虐故比于箕子微子三仁去國故周武王滅之五星聚於房星房

蒼神之精則周室木德而興焉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

亦白其馬侯

服周王

紂曰武王勝殷紂微子封於宋以奉殷金德故白其馬侯服謂為諸侯以奉周王也善曰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

見祖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

本枝派別因葉命氏

良曰本

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同根枝如木之生焉後乃分族如水同源而分流王畿二百里地曰葉其蕭氏之先蕭叔大心因食葉於蕭命為蕭氏焉水分派曰派

也善曰微子之後食邑於蕭蕭因氏焉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出

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漢書曰揚雄之先初食葉於晉之楊因氏焉左

氏傳羽父曰昨涉徐而東義均梁徙

翰曰蕭氏本從殷涉

之土而命之氏縣則蕭氏之地均同也言遷居之義與劉氏徙大梁移居於豐同也

漢氏隨魏從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梁地名也善曰謂徙蘭陵也

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戰國時劉

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

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自茲以降懷青地紫

向曰懷地皆衣之也

善

曰解朝曰紆青

崇基巖巖長瀾瀾瀾

密爾切銑曰巖巖高負

德高而祚長也善曰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瀾瀾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良曰造物謂利萬物也龍飛為升帝位天步謂游於高遠至艱難也

善曰

善曰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

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

載鼎載革有除有布

濟曰載則也

鼎者取新之義革改也故舊之理也除其故事以布新制也善曰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李星多為除舊布新政易君上也

高皇赫矣仰膺乾顧

翰曰



赫盛也唐富乾天也 善曰曹府君陳實誄 景皇蒸哉實啓

洪祚 向曰蒸君啓開洪大祚福也 善曰毛詩曰文三 喬嶽峻

峙命世興賢 銑曰喬高也 善曰毛詩曰崧高維岳峻極於

命世已 應期誕德絕後光前 賢德後世當更無如此賢者故

云絕後其賢德光於祖考故云先也 善曰唐五百歲之期也曹植

絕機以成務覺在民先 銑曰謂先覺事機也 善曰周易

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 位非太寶爵乃上天 翰

先覺覺後覺子天人之先覺者也 善曰周易曰天

聖人之大寶曰位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善曰周易曰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

善不倦此天爵也公 爰始濯纓清猷濬發 向曰於始濯纓

卿大夫此人爵也 也纓衣領也猷謀濬深也 善曰楚辭曰滄浪之

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 外降文陛逶

迤魏闕 銑曰文陛天子殿階也以文石砌之逶迤行貌魏闕天

子之闕 善曰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

赤墀之塗夏侯稚景福殿賦曰乃陟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

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

象魏之闕也 慧露霑吳仁風扇越 良曰恩惠仁德如露之霑潤

為吳郡會稽太守故也 善曰陸機 涉夏踰漢政成期月

謝成都王牋曰慶雲惠露止於落葉 善曰楚辭曰江 用簡必

濟曰夏謂荊州漢謂襄陽緬皆會理也 善曰楚辭曰江 用簡必

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逾于漢其月已見上文 從日新為盛

美之道 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又曰日新之謂 德 在上哀矜臨下莊敬 向曰為士則哀矜下人所不逮也

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使民以 草木不犬昆蟲得性 銑曰

敬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善曰哀矜已 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我有芳蘭民胥攸詠 良曰芳蘭喻其德盛馨香胥相攸所

芳蘭即上芳 羣夷蠢蠢巖巖別嶂分 向曰羣蠢蠢動貌巖巖嶂山

若椒蘭也 傾山盡落其從如雲 也言各分列四居於山

也 善曰爾 雅曰蠢動也 濟曰洛謂蠻夷所聚居處

也 善曰爾 雅曰蠢動也 也言其皆歸德傾盡山



居而來其徒相從如雲之多也  
**挈妻荷子負戴成羣**  
銑曰善曰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挈維也負戴謂負擔生資之物而來成羣言人多也善曰莊子亦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乎此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入

**迴首請吏曾何足云**  
翰曰漢朝南夷及邛笮之君長皆迴首請吏比之於齊則漢何足可也迴首請吏謂願歸帝命以為臣也善曰封禪書曰昆蟲聞澤潤首面內漢書曰印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

**聞天道仁罔不遂**  
良曰罔無也遂猶輔也善曰老子曰天曰聖也者遂彼蒼者如何興山止簣謂起土為山而未成少一簣之士而止作也言緬有開國成務之志未遂而死亦如興山止於命者也

**彼蒼者如何興山止簣**  
向曰彼蒼蒼天也興山止簣謂起土為山而未成少一簣之士而止作也言緬有開國成務之志未遂而死亦如興山止於命者也

**四牡方馳六龍頓轡**  
翰曰四牡謂駟馬也言將乘駟馬而曰御不駐頓下其轡光陰已沒謂緬死矣六龍曰御也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

**斯民曷仰邦國殄瘁**  
向曰緬既死矣此下人何所仰焉殄盡瘁病也言邦國之人盡如病也善曰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齊殞晏**  
善曰齊景公出游聞晏子死奔赴其國哭而往也

**平行哭致禮**  
銑曰齊景公出游聞晏子死奔赴其國哭而往也

**趙徂昌國列邦揮涕**  
濟曰樂毅為燕破齊有功号為昌國君燕昭王卒惠王疑毅殺乃歸趙遂卒於趙列國聞之皆悲泣揮涕也善曰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殺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況我君斯皇之介**  
良曰君斯猶此君也此君謂緬也皇謂明帝也介大也善曰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頤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哀感徒庶慟與雲陞**  
翰曰徒庶下人也雲陞天子殿階也言陞下也善曰左思七畧曰閭甲第之廣袤建雲陞之差幾

**階毀留攢川汎歸軸**  
向曰攢謂堂中摧殞之名也其毀者謂啓發其殞將歸于國也留謂留其

**野奠爭攀去轂**  
銑曰言下人皆競進於野以申奠祭



號追臨波望哭

濟曰循其洲渚號泣而追送之也遵循也善曰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

零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

無絕終古惟蘭與菊

良曰蘭菊皆草名也喻人德如此物之香

不絕至于終古也

善曰楚辭

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塗由帝渚朱軒靡駕

謂湘江也帝堯之女娥皇女英沒於此故云緬經路由此水而過也言平生朱車之榮今則無此駕善曰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

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

東首坐園即宮長夜

向曰東首謂向東葬也即就也宮居也長

夜謂墓中也善曰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白瑩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

逝川無待黃金難化

銑曰待猶停也黃金難可化為神丹以致神仙長生也言逝者如川不停

又不能化金以為長生故至死也善曰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靈物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翰曰百宮有德者刻之於石言已死矣徒為之也長謝去也鐘即金也

利刻也善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

善曰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琬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祖為劉瓛取王氏女瓛

卒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取王法施女也

任彦升

向曰先生名瓛齊太祖高皇帝為瓛娶王氏女瓛卒帝下詔為立碑號為貞簡先生

瓛平生與其妻道義相得終身不改志也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

銑曰老萊子婦

梁鴻妻並古之賢婦人也言夫人復有善德一與二婦人齊德也善曰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

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

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逃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春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

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實

佐君子簪蒿杖藜

翰曰簪首飾也以蒿為簪以藜為杖儉也藜蒿類也善曰毛詩序曰又當輔

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貢見原憲憲杖藜應門



欣欣負載在異之畦

良曰言夫妻相與負載營業之物以相隨也曰季使過異見異缺耨其妻

饁之相待如賓異地名畦田隴也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左氏傳曰初曰季過異見異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

如賓畦音攜

居室有行亟聞

善本作

義讓

濟曰亟數也善曰言初居室及於有行

俱聞義讓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有行左氏傳趙衰曰臣亟聞其言矣

稟訓丹

陽弘風丞相

向曰稟受也晉丹丑劉攸是轡六代祖也故轡稟受其訓焉晉丞相王遵是夫人先祖故弘其風教

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轡晉丹陽尹淡六葉孫也然其妻王氏丞相遵之後也

籍甚二門風流遠

尚

銳曰二門謂劉王也善曰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

王樂肇允才淑聞德斯諒

翰曰肇始也允信也淑美也諒善也言夫人始信才美之盛而聞內

之德此為善也禮云內言不出於閫閫門限也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桃蟲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鄭玄曰閫門限也毛

諒詩傳曰諒信也

蕪沒鄭鄉寂寥塋物冢

良曰孔融為北海相為鄭玄特立一鄉號曰鄭公鄉

楊雄卒其弟子為其起冢故云楊冢蕪沒寂寥言人死而荒涼也言劉先生之德如鄭楊二君善曰泥暉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

人也國相孔融深敬玄屢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立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

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濟曰孔子卒葬於魯城北弟子各以

其國樹種之塗本毫末之小而至於合拱拱合手也參差木不齊貌

謂先生卒而墓樹已合拱也善曰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家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

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雜離五味攬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

暫啓荒塋長局幽隴向曰言夫人將開先生墓而入焉則長閑於幽隴之中矣荒塋墓中道也局關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

蓋轡卒之後

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

尊非為爵祿重也匪非也善曰聖賢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諫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九



六家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彦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庶幾

善本作幾庶 向曰生而知之者 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亞次也言

倫忠為令德公實禮

善本作 體字 之非毀譽所至 銑曰非

所能毀譽以至於此 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

曰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

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 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

綜理該通也 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 至乃

英博亮拔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

善本作 曲臺之禮九師之易

號九師也 善曰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

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

章義曰淮南王安聘明 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樂分龍趙詩析歷 齊韓 龍氏有九

十九篇趙氏七篇韓齊二家作詩而能析理也 善曰漢書曰雅琴

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

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 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臣瓚曰韓固作齊詩也

陳農所未究

河間所未輯

向曰漢成帝時以書煩亡散使謁者陳農求遺夫 之書於天下漢河間王好脩學古事而四方賢士

皆集其門言竟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來集者皆復重興其事也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以書煩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人曰

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為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

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

有

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

向曰謂上諸學校之事有一人善 者無不兼理而學之也 善曰謝

承後漢書曰劉翽方 奏所載靡不必綜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

於楊史

銑曰漢明帝時大旱御雲臺之上筮得蹇卦帝不解以問 沛獻王輔輔上書曰蹇者坎上艮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

矣果如其言又東平王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皆

曰其才如揚雄史岑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

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

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

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

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

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

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其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

類相如揚雄前 代史岑比之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

文選六十卷



方斯蔑如也

良曰漢淮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辯騷傳朝受詔至食時進之魏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詩七步而成比之於王彼則蔑如也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為騷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其在竈下然豆居釜中泣本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

服

向曰跋扈叛換也上流荆州也時攸之為荆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起兵作亂時以荆州比陝州為分陝之望也如侯甸之服故云陝

服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荆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雖肝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滅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荆州勢據土派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

宋鎮西晉

熙王南中郎邵陵王竝鎮盆口

翰曰本明帝第六子廢封為首熙王進流鎮西

第七子友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郡王二王並以攸之之亂鎮盆口也盆口江州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廢字仲綬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又曰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

祖毗贊兩藩而任惣西伐

向曰時齊世祖為齊王太子輔贊二王之政西伐沈攸之

亂也兩藩二王也善曰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晉熙王廢鎮尋陽之盆城也

公時從在軍

銑曰從出祖在

也鎮西府版寧朔將軍

銑曰以版封授為寧朔將軍非臺署之補也軍主南

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

翰曰軍主謂軍中之長也署主也言為軍守王法之官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

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

良曰雲火烽火也羽檄徵兵書也言烽火照天下如日景之照也軍書之急如風馳羽飛也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謀出股肱任

切書記

向曰股肱猶左右也書記謂文學之士也遷軍善本作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

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

向曰掌書記文學之任也既允焚林之

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

益

銑曰魏武帝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逃入山中武帝使人焚山

林乃得瑀以為記室故竟陵今為記室允焚林之求也晉東海王越以王永為記室雅相敬重勅其子曰王參軍人倫之素汝其帥之瞻其儀形故竟陵所任實兼此託也濟曰言其有大才故刀筆不足宣其功蓋以為技也風儀體氣所以大益於人倫也善曰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



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奔奔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已死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替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永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重勅子勰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除邵陵王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

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

銑曰東夏會稽郡也復阻也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蚡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選眾而舉敦悅斯在良曰選於眾宮舉之復決決大邦才其在於竟陵王也敦重也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

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

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

祖受命廣樹藩屏濟曰太祖高皇帝受宋順帝禪位而為天子也廣樹藩屏謂封子弟為諸侯王善

公以高昭詔武穆惟戚惟賢

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

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銑曰言其為太守奏功課與諸郡

越人之巫覡正

風而化俗

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巫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因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篁竹之酋感義讓

而失險

也竹叢曰篁失棄也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

邪叟忘

於西景

善本作忘其西景

龍丘狹其東臯

向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會稽太



守帝徵拜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出自若邪谿人齎百錢送寵皆  
戀寵德義忘夕而不反西景謂曰夕也任延為會稽都尉有寵立長  
者隱居累辟不至延乃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相望於道一歲  
也東臯則耕農之所也善曰華嶠漢書曰劉寵罷會稽太守微為  
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問當見否故自  
扶奉送潘安仁楊經謀云曰吳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  
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志不降辱  
四輔三公車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台先生躬德履義有原  
憲伯夷之節都尉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  
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甚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  
延詞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  
稅

**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  
銑曰星言謂早行侵星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  
之後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  
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臯執親之喪泣丘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水漿**  
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濟曰禹穴在會稽山言其從會稽而至於都也善曰禮記曾子謂子思  
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逮衣裳外除心哀**

**內疚**

翰曰逮及也疾病也謂除服哀服也善曰禮記曰親喪外  
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也嵇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

**雅曰疚**

**禮屈於厭**

烏

**降事迫於權奪**

良曰禮父在母喪服期為尊在屈厭

而降之事理又迫於權宜而奪哀情使入仕也謂將授征虜將軍也  
善曰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毋鄭玄曰凡公子  
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

**距**

向曰言茹食憂苦損其肌膚沈於痛毒如瘡痛之至傷感憂距  
至也善曰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距者其日久痛甚者其

**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麤非降**

**善本作**

**殺之要**

翰曰要之與禮本要在於中情豈以鐘鼓之  
聲縗麤之服升降以為禮樂乎降外殺降也

善曰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  
俗也非謂鍾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嬰麤衰斬衰苦枕草  
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  
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旌之容

**改授征虜將軍丹陽**

良

**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

良



漢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倣漢有此事內屬當族親也言政非一法使風俗必備五方作則也善曰三輔黃圖曰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公內樹寬明外馳善本作簡惠善曰馮衍說鮑永遭寬明之時滅榮緒晉書曰臣隱之為晉陵太守布政簡惠神阜載穆轂下以清翰曰神

也謂都畿之內也載事也穆和也言都畿之內政事以和輦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也善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阜漢書各水上疏曰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濟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曰楊璉為零陵太守即境以武皇善本有嗣位進封竟陵王食邑如千戶濟

如千戶猶若干也蓋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食邑無定戶故也

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翰曰是時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

其所有志思北土故江南別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兖

徐北兖青兖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

史向曰充青兖並在北不

也善曰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

穎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

京師拜未及下車仁聲先洽善曰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

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玉關靖柝北門寢局善曰王關塞北關名也

言後魏在北故比之匈奴王關也靖柝謂疆界無守備也北門謂潤

州為國之北門也寢局謂除其關守也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王門

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擣鄭玄曰擣手擣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擣與柝同

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駢曰

齊之北門說文曰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翰曰朝

意也董正也司主也岳牧太守也敷布興起邦國也言天子之意以

正百官之主司者以太守之任為重將布起國家之政教也善曰

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垂方過寔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

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

掌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為輕比此司徒侍中之職太守為輕也

善曰山濤啓事曰方征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

任雖重比此為輕

征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



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

中又如故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則正授司徒即侍中如故上穆三台善本作下敷

五典銑曰穆和也三台星名主三公位也三台星色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善

曰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女作闢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

玄闡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翰曰闢開也闢門也言開政道之門以闡揚天子化

也謂其雖貴而息其繁鐘鼎食之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國家之理也寢息也善曰玄謂道也大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

一往縱神懷矯跡步玄闡范曄後漢書翼亮孝治緝熙中教

曰桓榮爲五更賁曰待問應若焉鐘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向曰翼佐也亮猶行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孝理使天下

大和廣布中平之教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

奪金恥訟踐田自嘿銑曰齊人有欲得金者司徒故曰中教者乃奪之請吏吏縛而問之言竟陵王執政人皆不爲爭訟蓋德化

之所及也有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於蹊田之罪也言今牛蹊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亦嘿然不相爭奪緊道也言

牛行於田以成道也舍曰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

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珠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

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不彫其朴用晦其

明聲化之有倫緊公是賴翰曰物皆任其質朴不作彫鏤緊發語之聲也緊公是賴謂政理賴得此公也善曰呂氏春秋曰

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

明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緊二國是賴庠序肇興

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歸善本作人範向曰謂欲以爲

序國學也肇始也胄子也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也師氏周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言師氏之選信歸於竟陵王以爲

合法則也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彤文王素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

格儀形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曰師氏掌以嫗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

補尚書令銑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善曰陳壽魏志評曰

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



書僕射六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德敷奏天庭則百

事於是有序揆事時是也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

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夫

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臣之義遞為隱犯親有隱

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隱謂不稱揚公二極一致愛敬同

其過犯謂犯顏色而諫也善注同

歸向曰公謂亮陵王也二極謂君親也一致謂忠孝同為一也愛

敬之道同歸君親也善曰國語樂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

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

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事君而敬同亮誠盡規謀猷引遠矣濟曰亮信猷風引大

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善曰國語召康

冊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猷引遠

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

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口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

神收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謂竟陵王治之如神明矣牧即

方五千里編戶殷阜氓善本作俗滋繁良曰編戶萌俗皆

名曰神州編戶殷阜氓萌字

也善曰漢書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

呂后曰謹將故與帝為編戶

善曰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

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眾不可戶說兮孰云

察余之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

納樞機絲綸允緝翰曰樞機言語也絲綸天子之言也允信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禮

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向曰晏駕

寄深負圖謂授命輔少帝也負圖者負託帝圖以朝百辟也

善曰

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

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

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為深

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

如今崩殞則為晏駕矣家語孔子觀

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

王抱之負斧戢南面以朝諸侯之

焉公仰惟國典俛遵遺之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

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

濟曰擗撫心哭也天倫兄

弟也言撫心哭其兄弟號

踊墮絕于地也

銑曰居喪之前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

而哀心內疚

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



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聖主嗣興地居旦奭良曰懋

賜鄭文曰爵踴足不絕地也崇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太孫即位故去嗣興地居旦奭謂如周公召公輔相成王之事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

長子世祖崩有詔崇善本作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

太孫即位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重人尊敬之故坐而論道與百官

異也舉動所為皆天下所觀其德也善曰周禮曰坐而論道與百官地尊禮

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絕親賢莫貳臣皆無有二心也善曰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

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

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褒功表德拜不名劔履上殿不趨走讚言也不名謂不稱名百官皆不

得帶劔履上殿而竟陵一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

人天子獨許之敬之甚也公矣善本作也字濟曰蕭傳謂蕭何傳說也曹真魏大祖族子

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入朝不趨司馬宣王得乘輿上殿今

言竟陵賢則如蕭傳親則如曹馬二者公實兼之善曰漢書曰上

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佈周綜泣曰始

秦政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

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竟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

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

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復以由威重道增崇德統良曰統紀也言更進督

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立表疏繫上身沒讓

存翰曰疏表也身死而讓辭不已謂讓徐州諸軍事善天不

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祐詔曰身歿讓存遺言益厲愁魚遺梁岳頽峻翰曰愁且也言天不且遺其福而見亡此

善年善本有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祕

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

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向曰溫明祕器皆凶器也衮

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錫官七命賜國八命

作牧九命作伯言將備此禮也銑曰大鴻臚官名也監謂監葬事

久是六十一卷

九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也護助也太官掌食之官善曰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溫明祕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鏡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斂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向後漢東海王彊死肅宗皇帝從太后出津門亭於長樂宮發哀哭臨悲感無已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曾相所上檄下林伏地舉聲盡哀長樂宮曰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豈徒春人不相傾壘罷肆

而已哉翰曰相春人送杵聲也壘郊野也肆市也秦五殺大夫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郊野而哭商人罷市而哀善曰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

泐情之所隆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之善法也追遠亡者尊其親戚蓋因情所感也今善典法泐因故使持節都督揚州

諸軍事中書監太僕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

新除進督南徐州良曰謂督察軍之事體睿履正神鑒善本

作監淵邈首善本作道字冠民宗具瞻惟允翰曰睿聖也履正謂履其正道也淵

齡孝友光備銑曰肇如也弱齡謂幼年也光爰及贊契協

外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翰曰贊助夫子令外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敷奏朝

端百揆惟穆濟曰揆事穆美也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寄重先顧任均負圖翰曰謂先帝顧命輔少君也漢

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向曰諒信微美也二南謂周公召

方憑保佑永翼雍熙銑曰保安祐福翼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欲憑竟陵之德



安福祉稷長佐天下致和平以廣政化  
善曰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  
天不愁魚遺奄見薨

落良曰愁且也薨落死也  
善曰愁遺已見  
哀慕抽割震動

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龍襲吉  
濟曰先遠戒期謂葬

吉謂得吉日也  
善曰禮記曰喪事先遠曰尚書曰謀及  
茂崇嘉

制式引風猷向曰式  
可追崇假黃鉞韓曰假之以名非

飾斧天子賜諸侯乃得專征伐功德高故也  
善曰  
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楊州牧綠綬  
綬具

九錫服命之禮  
銑曰綬綬也綬丞相之服飾也九錫一曰車

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拒鬯也錫賜也古者諸侯有大  
功必有此賜以示重賢也  
善曰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綬綬九

錫已見潘  
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濟

勗九錫文  
九旒旗也鑾輅車也  
善曰甘泉鹵簿曰  
黃屋左纛徒溫

輅涼車  
良曰此上皆天子服用之具以給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

以黃繒為車蓋也左纛以毛牛尾為之在駕車之馬後上  
致之輅輅車天子零車名也  
善曰漢書曰紀信乘主車黃屋左纛

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下注  
之纛音道漢書曰載霍光尸以  
前後部羽葆音保鼓吹挽歌

二部虎賁班劍百人  
翰曰以鳥毛為幢幢者謂之羽葆也

行列持劍以為儀仗也  
善曰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

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  
位從公者給虎賁  
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翰

晉宣帝弟名孚封安平王薨謚曰獻竟陵葬禮一依孚故事  
善曰

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謚曰獻詔喪事一  
依漢東平獻  
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

上千仞  
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  
僕

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  
銑曰愠怒弛廢也

喜悉之色不可覩焉謹奉禮法故傾廢之事莫能見之也  
善曰晉  
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王隱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



儀操人近習未  
嘗見其愷替  
他人之善若已有之  
善曰尚書移公曰人之有伎若已有之

民之不臧實公  
善本作公實  
貽恥  
向曰臧善也貽猶有也善曰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已

有過虞氏誘接恂恂降以顏色  
濟曰進納賢良則和悅而

之盛德也  
和悅貌降下也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  
方於事上好下

規已  
規諫於已也善曰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接

已此一而廉於植財施人不倦  
傳叔向曰齊相施舍不倦

求善  
帝子儲季令行禁止  
銑曰竟陵王武帝子故曰帝子

不厭  
國網天憲實諸掌握  
良曰實致也善曰文

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

重議  
向曰鞠問也錮執也言人有輕刑者寬而不問議人罪名不

政令公平未嘗以賊罪鞠人常嘆曰凡士之學高  
人有不及內

恕諸已非意相干毋為理屈  
翰曰以辭卑屈之則非意

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  
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

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  
華衮與緼緒

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  
銑曰言齊其貴賤好惡也華衮三

也蓬茨草屋也逸樂也俱皆也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

違華衮猶朱其絳韓詩子路曰曾子褐衣緼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  
仲山節藻稅包咸曰節者栢刻鏤為山枕者梁上

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  
良田廣宅符

仲長之言  
向曰後漢仲長統常論曰使有良田廣宅臨川滸水

故云符仲長之言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

也少好事博涉書記并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  
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派

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  
邱山洛水協應叟

之性  
善本作志字濟曰叟老也應老謂魏應璩與程文信書云

王亦合此性也協合也  
善曰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丘

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邱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陰



園東國鎚銖軒冕

良曰東國魯也謂周公所封以之為大也

丘園之小視軒冕若鎚銖之輕欲退靜山居為重也善曰以東國

若丘園輕軒冕猶鎚銖者鄭玄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鎚銖

矣仍依善本作林構宇傍巖拓架之處以架屋也清

侯與壺人爭旦綆題幙與素瀨交輝銑曰清條謂後

掌刻漏人也夜作聲以候曉也言山中援與刻漏之人俱有聲若相

爭而候其曉也綆赤繒以為幙裏者言張設於水與素波交映為光

輝也瀨波也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置之虛室人野

何辨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

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野相去高人何點

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候必有此

躡躡於鐘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

之服弘以度外之禮濟曰何點皆當時賢人隱居者躡步

何點嵇叔夜酒杯徐景之酒論故云古人之服謂服用之物也豫章

王為荊州牧辟劉虬虬以書答不應辟故云獻書也衡山虬所居也

自衡山作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以殊禮

士謂德高微而不就皆曰徵士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

哲廬江人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

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密夜酒

杯徐景山酒鎔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屨時乘柴車

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虬為

別駕遺書禮請虬脩賤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書後以江陵

沙洲人遠乃從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古

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于賓晉紀何曾謂太祖父屈以好士

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之風由其趨王之意善曰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見於

見王為好勢玉趨見叔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乃知大

宣王曰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春屈已五王君大降節善本有憲后致之有由善

有也字良曰後漢并大春隱者也是時沛王輔等五王盛好賓客

召賢良屢徵太春不至乃使人劫取之故云屈已也又荀君大亦隱

者也為東平獻玉疆辟之為祭酒故云降節也憲后即獻王也致之

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也善曰范曄後漢書并丹字

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

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  
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  
東觀漢記曰荀慈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  
辟慈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微君不奉驃騎辟反來  
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  
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  
**其卉木之奇泉石之**

**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  
向曰言山居四時有所序述之文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  
銑曰謂文帝未即位時養德於東宮也同符契於作者

者之列有所述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啟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祐秉德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爰造九言實該百行**  
銑曰文皇帝著九言九言親三曰言賢四曰言士五曰言言六曰言靜七曰言昭八曰言節九曰言義此書實可以通人之百行也該通也  
善曰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口親言生言靜言昭言  
**遵**  
善本

**禰**  
禰  
**於未萌申**  
禰  
**戒於茲日**  
向曰遵法也禰帶也禰明也言書之可為法則

佩於衿帶以慎未萌又可申為明戒行於今世也  
善曰衿禰於衿結禰也儀禮曰女嫁毋施衿結後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維九  
**非直旦暮千載故乃**

**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  
銑曰謂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萬世已去有此一時之

美故命竟陵王注解 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巨暮遇之也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  
**衛將**

**軍王儉綴而序之**  
王集云衛將軍王儉為九言序贊  
**山字**

**初構超然獨往**  
濟曰謂上依林九言之序也傍巖所構屋宇也善曰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

也輕天一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也  
**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

**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  
良曰顧山中屋宇而言也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

死矣可復生乎言不可也誰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賢良之人欲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  
善曰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思玄賦曰尚

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已之待對也  
**乃命**

**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  
翰曰緬遠也淑



美也 善曰賈逵

匹婦之操亦有取焉 向曰列女

有客

游梁朝者從容而進

銑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余假

曰未

見好德愚竊惑哉

善本作

即命刑削投杖不暇

濟

言畫列女似好色不好德而游梁之客譏之云愚竊惑焉竟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削列女之圖也曾子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吾過也言竟陵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投也投弃也杖謂所柱之杖 舍曰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曰子夏喪其

子而喪其明弟子甲之子夏曰天乎子之無罪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 公

以為出言自口驥驥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

翰曰驥驥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於所言遠也善曰登析書曰一言而非驥驥不能追一言而急驥驥不能及易乾繫度曰正其本而萬物乃 善本作 造箴銘積成卷軸門

階戶席寓物垂訓

向曰謂門階戶籍言作箴寄情於物垂示

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先是震于外寢匠者

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脩

以記吾過且令誠

善本作

懼不怠

翰曰震謂霹靂也外

禍福人也治葺謂修治也譴謂遣告其有罪也怠慢也言人勸修所震之室公將記過且為誠懼也 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弔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左氏傳曰晉侯從諫如

順流虛已若不足

良曰虛其已心以受人善常受之不足也

虛已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

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言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滋美之味也藥石謂忠言益於人如藥石之除疾 善曰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 信必由中貌無外悅 濟曰中謂中心也言信人忠言實

也 雖悅而中心實怒故此無外悅者真性悅也 善曰

貴而好禮

怡寄典墳

向曰怡樂也 舍曰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

翰曰物役謂從王事也孜孜勤負



也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爲物役矣乃撰四部要略淨

住子向曰又撰集四部書以甲乙丙丁次之述略佛教以爲子史之書淨住子謂佛教也善曰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羅提

木叉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

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

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繫意

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爲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

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二勒成一家懸

諸日月統曰言此書傳之後世如日月懸於天永不朽也善

方言曰雄以此篇自煩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弘洙泗之風闡迦維

之化良曰洙泗水名孔子講教之處迦維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之風開闡釋迦之化也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

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語生天竺迦維羅衛國大漸彌留話言

盈耳黜殞之請至誠懇惻翰曰衛大夫史魚病將卒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賢而

不能進言蘧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是吾事君之不忠矣我死勿以我

殞於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是爲黜殞也言竟陵將死此請亦勤

而惻痛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曰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黜殞已見瀟

連珠注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

之典請遵前烈謹狀濟曰言豈古人所謂立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謚典請遵奉古人之盛烈

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闕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弔屈原文一首并序

賈誼

誼爲長沙王太傅善本有以謫去意不自得良曰謫既字

誼非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也意不自得謂不得志也韋昭曰謫謫也字林曰丈厄切及渡湘水爲賦

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

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



汨羅而死

向曰汨羅水名

誼追傷之因以

善本無以字

自喻其辭

曰

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闢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

屈原離譏邪之外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慙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

韓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命也俟待也張晏曰恭敬也善曰越絕

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琴操也

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銑曰造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湘川故就託此水而弔之先主即

屈原也韋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汨音見善曰列子曰吾側聞之言至湘水託流而弔

遭世罔

極兮乃隕厥身

濟曰言遭當世譏邪之人無極乃零隕其身罔猶無也張晏曰譏言罔極善曰罔極言

無中正忠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尚助予

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

兮鳴皋翔翔闢

土合

尊顯兮讒諛得志

韓曰鸞鳳喻賢

人也鳴皋惡鳥也喻讒人也竄藏也良曰闢茸皆小人也言小人為尊重之位讒邪諂諛之人皆得志在朝也胡廣曰闢茸不才之人

無六翮翔翔之用而反尊顯為諂諛得志於世也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

植

銑曰逆曳謂不得順其正道也賢良方正之士皆在草澤小人在位故云倒植也胡廣曰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不

肖顛倒易位也

世謂隨夷為溷

胡本

今謂跖之躋為

廉

向曰卞隨伯夷皆古之貞介士也盜跖莊躋皆盜賊之人也言人皆反以貞介為溷濁盜賊為廉清者喻棄賢用不肖服虔曰

勞之賢士卞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李奇曰路魯之盜跖躋楚之莊躋莫邪為鈍兮鈆

刀為鈇

息廉切韓曰莫邪神劍名也鈆錫也鈇利也言君賤賢用不肖以神劍為鈍以錫刀為利也善曰吳越春秋

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于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鈇微謂利

也于嗟默默生之無故兮

濟曰默默失意兒生謂屈生也屈生無故有此禍也應劭曰默

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

善曰毛詩曰吁嗟鳩兮

瓠兮

韓曰瓠轉也周有九州之鼎言大鼎也康瓠瓜也言時君棄賢用不肖示猶轉棄大鼎之器而寶其瓠瓜也如淳曰瓠轉

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甌李巡曰大瓠瓠也甌丘列切

騰駕疲罷字牛驂蹇驢



今驥垂兩耳服鹽車兮

良曰騰奔也言御車者但奔駕其疲敝之牛乘其蹇跛之驢使良馬

駕鹽車亦猶賢人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也

善曰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

履漸不可久兮

銑曰章甫冠也薦籍也冠之在上履之在下章甫薦履者謂以冠踐籍於足以履之也喻

賢在下此為亂之漸也其國不可久居之 嗟

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信曰已矣告前意亦如亂曰

之類也已止也言止矣不可咨嗟之意也應劭曰嗟咨

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張晏曰訖離騷下竟亂辭也

知

善本有

獨壹鬱其誰語

濟曰國謂君也言君既不知我心獨聚憂思誰與語事者也壹

鬱謂聚

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

翰曰漂漂高飛兒逝

猶往也張晏口史

龍九洲之神龍兮

味深潛以自

珍

向曰襲猶察也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龍領下也言察於神龍則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自珍寶也言君子在亂世可以隱

也張晏曰音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 善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張晏曰勿潛藏也

側面

獺以隱虬兮夫豈從蝦與蛭

質蟬音引銑曰酒殊

魚者蝦蝦蟄也蛭蟻皆水蟲也言神龍之德且殊於蟻蟻以隱處於深淵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君子但避亂世以隱居不可以小人

從仕應劭曰蟻蟻水蟲害魚者側背也韋昭曰蝦蟇蟄水蟲食人者也蟻丘蟻也倂然自絕於蟻蟻況從蝦與蛭蟻也 善曰蝦音遐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

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翰曰騏驥良馬也言君子之德遠避濁世則如良馬

見係絆而羈束也及其用之乃聘千里之道其不用與犬羊之才無異也 善曰莊子曰宣尼見蟻丘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

榮華退不枯槁也

盤

善本作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

子之故也

良曰言屈生盤桓於亂時不能避去遂及此罪亦屈謂屈生也李奇曰般久也紛紛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譏意也捷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

鳳翔逝之故罹此咎 善曰言般桓不去

離此愆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

歷九州而相

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向曰言天下之君皆可輔相何必懷思此楚都 善曰言知時之亂當歷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暉而下

善本作遙曾擊  
而去之 銑曰

彼

言

良曰汗  
瀆謂小

魚京善

今故善本作固字

善本作螻蟻  
亦大魚也以

賢人蟻螻

莊子庚桑

水齋人說

并序

卷之四

秘閣而

客曰翰曰  
假設

死者

狼而絕

曰命者性

善本有  
乃字

異時遠不傷心是興



哀於無情之地矣自魏武至機方百年故言也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良曰言機空知事未識人情亦可無之機者之曰五臣本無夫

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

向曰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日月相掩故蝕也

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遠其土朽故也齊曰言日蝕山崩亦自然運數而已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

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然百姓

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然百姓

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衆

良曰日月在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謂蝕也善曰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居常安之勢而

終嬰傾離之患故乎翰曰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也善曰穀梁傳

曰沙麓崩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向曰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亦不能起死者之命也迴天倒日力壯也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惟唐衡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丁曰申徒兀者也謂

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

闕之下銑曰夷平也魏闕天子闕也善曰崔寔正論曰及其

下許慎淮南子注出也足以濟世寧民呂氏春秋公季子牟曰心居魏闕之

濟曰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于天地者其死則藏之於小木之中也

區區小也木棺也善曰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

界余也光于四表者翳乎最外爾之土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偏於

四外者死則掩翳乎狹小之土也表外也最爾小兒也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最爾之國杜預注曰最爾小貌也

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翰曰弱情謂疾病也哀志謂將死也長

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向曰長筭遠跡謂平生謀長遠之事也短日促路生

命窮盡也善曰筭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玄賦曰蓋遠迹以飛聲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

景黔黎之恠積岸乎銑曰特獨也瞽史掌日蝕之官黔黎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



之怪乎則人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良曰謂命亦可傷也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家嗣長子也貽遺也四子謂不植彪章也善曰顧命以見上文爾雅曰豕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案盛故曰經國之略既遠隆家豕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

之訓亦引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

怒大過失不當效也法皆是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

及大過失汝善乎逢人之謹言矣濟曰謹正也善曰持等勿學我也

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象汝因泣下日向

持執也姬女妾之摠名也女武帝有小女後為高城公主豹武帝小男名豹時年五歲後封沛王武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四子云此以累重汝輩因下泣善曰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銑曰愛子

人謂託於四子善曰自任已見上文列子相室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翰曰性命同歸乎盡滅者則無餘勢也而得乎亡盡而無威也善曰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然而婉變婉力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

著陟銅雀善本作臺良曰著置也武帝又有遺令云使妓人

曰建安十五年於臺堂上施六尺牀善本作張善本無

帳向曰縹細布而疎者以為靈帳之裙善朝晡設善本作

脯乾飯也之屬濟曰脯日晚時也脯乾飯也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

月朝十五日善本無輒向帳作妓翰曰月朝

蒲秘切

蒲秘切

蒲秘切

蒲秘切

蒲秘切

蒲秘切



五謂十五日  
也故樂也

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日向

汝等謂  
四子也

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

學作履組賣也

銑曰諸舍中謂眾妾無所為者令學作履賣  
之組者以綵色飾之也 善曰舍中謂眾妾

眾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  
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

吾歷官所得綬皆

著

略藏中 良曰綬綵為之以貫王  
佩也藏猶積中藏也

吾餘衣裘可別為一

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

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

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 向曰言亡人本可以刀求謂不可  
衣裳別為一藏也既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令也今武帝有求是一

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是兩傷也 善曰令衣裳別為一藏是亡者  
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各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

故曰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

有甚而必得智慧

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

翰曰人所愛者生也  
人理有死故必失生

也雖有智慧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沒化安能固全其愛  
銑曰人之所惡者死也人生有涯故必得死矣 善曰言愛是情

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穢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慧不  
能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

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故前識所不用心

而聖人罕言焉

良曰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  
保則達人不用心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

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

若乃繫情繫於外物

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

翰曰皆賢俊所  
不宜行之故可

廢之也 善曰慎子曰德精  
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

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善曰白虎通曰天子  
崩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

向曰緒業也塗道也  
善曰東都賦曰系虜統

接漢緒蒼實戲曰王途無穢周失其馭蔡邕釋  
誨曰王途壞人極弛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佇重淵以育

鱗撫慶雲而遐飛

銑曰佇待重深也育鱗謂潛龍也慶雲瑞  
雲也遐遠也言魏武待時育德乃撫拂於



雲天而遠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善曰以龍喻太祖也重  
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蹤慶雲而將舉史記曰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都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

威翰曰載行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奔世載德載德猶行也摧羣雄而電

擊舉勅敵其如遺向曰電擊言如電之威也勅彊也如遺謂擊彊敵如拾遺於地言易也善曰左氏

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強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指八極

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良曰八極天下也略取也翦謂除

麾而遠取之除翦暴亂而後安百姓善曰淮南子曰八絃之外乃有八極也釐三才之闕典啓天

地之禁闡翰曰釐理也三才天地人事也禁闡謂天地之闡元

善曰三才已見頭陀寺碑文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闡有密靜之風舉脩網之絕紀紐

大音之解微濟曰漢末政大亂禮樂崩壞而武帝舉修法網將

也故武帝又繼大音之樂調者復致太平紀理細繼解失微調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掃

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銑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

而來歸其德焉雲物喻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

也善曰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

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已也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向

宏普也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

曰爲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

普也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翰曰濟成元大也

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世所推其高德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

惟祖元功輔日股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彼

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向曰造成臻至也善曰

于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將覆簣於浚谷擠子爲山乎九天銑

將覆簣爲山於深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爲山將至九天忽山積謂大

功既成而死矣覆簣謂盛土以覆之將爲山也浚深也擠墜也善

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司馬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苟理窮

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

計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生事在



其中而無定也 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慮也 悟

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善曰臨川有悲謂逝者不人於國如屋有梁今死矣如梁木之顛墜也 息如流是可悲矣良材之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梁木見上 當建安之三八

實大命之所艱 善曰言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三八謂二十四也艱猶患也 善曰

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善曰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惟向曰稅捨也捨駕言死也 善曰仲尼之駕稅矣李斯曰稅舍也 惟

降神之縣邈眇千載而遠期 善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縣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

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善曰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

思而不可得見者也 信斯武之未來膺靈符而在茲

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喪故武帝當靈應之符在此也膺當也 善曰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 雖龍飛

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 善曰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云龍飛也當受命時非武帝

心所悅欲之蓋天命也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 憤

西夏以鞠旅沂秦川而舉旗 善曰西夏謂劉備也鞠養也旅衆也沂度也舉旗謂

戰也言憤見劉備練兵養衆圖中國乃度秦川而與戰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

軍還長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借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 踰鎬京

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

而成災 善曰踰過也鎬京長安也不豫謂有疾也渭濱亦長安城也疑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得病却至長安城而

病甚重也 善曰翌明也成災謂疾甚重也言遇疾之時冀明日瘳向至四十日而甚重也彌甚也 善曰毛詩曰宅是鎬京谷實戲

曰周望兆勲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念公乃告大 詠

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 詠

歸塗以反旆登峻澠而竭 善曰言疾病既甚言尋歸塗以反旆也

澠二山名竭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曰王莽冊命王寄



曰嶠澠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次洛汭而大漸指

六軍曰念哉翰曰次至也洛汭東都也大斬謂病重將死也念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洛陽庚子王崩伊君王之

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向曰伊惟也赫奕盛兒寔寔也言實

終古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勢曰先天謂威

而才德蓋徧於當世盪動也言勇氣一鼓動海拔山也善曰周易

曰先天而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驂不

逝田巴與馮衍書曰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

良曰奚何也殘殺也言雖毋因禍以提善本作福亦踐危

而必安濟曰提猶致也言行征伐則為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

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

無端翰曰迄至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謂不開口也言至

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之端也善曰楚辭曰口

禁閉而不言委驅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向曰委

禁巨陰切以待死終痛沒此世而永言後事有所悲泣也

善曰鵲冠子曰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平聲銑曰積歎迨營魄

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平聲良曰迨及也營魄也音翰謂

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善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

遐老子曰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經護為營形氣為魄執姬女

以嘖瘁指季豹而灌賈焉濟曰姬女小女也季豹小男

悲兒謂遺囑於四子也善曰孟子曰嘖感而

言嘖感謂人嘖眉感顛憂貌也灌涕泣垂貌

氣衝襟以嗚呼善本作涕垂睫而汎瀾派兒善曰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疾

違率土以靜善本寐戢彌天以善本作一棺向

言其違棄天下以死也乃戢斂弥天之大德於棺之中也率土猶大

下也靜寐死也善曰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萇



詩傳曰載聚也弥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

咨宏度之

峻邈壯大業之允昌

銑曰咨嗟宏大峻高邈遠允信也

思

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

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臨

穀梁傳曰先君有正

援貞吝

善本作吝

以甚

渠悔雖在我

而不臧

濟曰援引也貞正也甚教也臧善也言引其正道吝悔之

上序所云吾小忿大過不當效者是也善曰言為履組及分香令

詩曰何惜內顧之纏繇恨末命之微詳

翰曰內顧家

密也微細也詳悉也此機言武帝之德甚高但借其臨終下即乃於

姬弄親密遺令細碎詳迷之甚也善曰西京賦曰羌內顧之所觀

於履組曰

張堅與任彥外書曰纏繇惠好

庶端高蹤尚書曰道揚末命也紆家人

善本作廣

於履組曰

於善本作

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

履組賣之也

窈窕於玉房

良曰法服謂平生衣服也窈窕美人兒玉房即

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

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

舊倡

濟曰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

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

矯威

善本作威

容以赴節掩零淚而

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

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

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體雖有思惠無不亡也善曰言

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

哀公曰君入廟仰視榑桷俯察機筵其器

庶聖靈之響像想

幽神之復光

善曰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渺以

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善響之應聲影之像形

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

銑曰形翳則影滅聲沒

故亦必藏也鵲冠子曰景以隨形響則應聲也

微清絃而獨奏進



脯糒而誰嘗

良曰微調也糒乾飯也言雖進脯糒誰復嘗而食之

悼總帳之冥漠

怨西陵之茫茫

齊曰悼痛也茫茫草木兒善曰毛詩曰芟上茫茫

登雀臺

而羣悲貯直

美目其何望

平聲翰曰張目視曰貯言美人張目遠視終不見君王是

簡禮而薄葬

下聲協韻句曰機言我望古人奢華以為遺信

既睇古以遺繁信

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地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

彼裘紱於何有

貽塵謗於後王

臧後為四子所分終亦何有也乃遺塵蹟之謗於後世帝王也善曰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遺塵謗而及後王

嗟大戀

銑曰謂遺令云

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良曰嗟其大戀愛所在心者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善曰言情

傷

苟存乎大戀雖復上皇亦不能忘故可嗟也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

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濟曰惠連為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於東府城塹中得古冢義康為之改葬命惠連作文祭之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

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

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塹壁

步覓反

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

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

善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

方兩頭無和向曰棺題曰和善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

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善曰禮記曰孔子

也器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振撥之應手灰

滅銳曰應手即破如灰滅也善曰說文曰振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振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逢切棺上

有五銖錢百餘枚良曰五銖謂上有五銖字蓋漢朝所用也善曰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

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胡瓜瓣皆浮出不甚

爛壞濟曰瓜瓣謂瓜中子與肉心也翰曰浮出散在棺外也善曰爾雅曰瓠犀瓣說文曰瓠瓜中實也白芎切一作辯字

音練辦與練字通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

者改埋於東岡向曰公謂彭城王也城者細明築城人也祭之以豚酒既

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溟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

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

為溟漠君之靈忝摠徒旅版築是司銑曰旅眾也版築謂牆版築杵

也司主也窮泉為漸聚壤成基良曰窮泉言深也壤熟土也一擲既啓

雙棺在茲捨畚本悽愴縱鋪漣漣善本作而濟曰畚土籠也鋪漣也漣

而流淚兒善曰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箕籠也揭居局切爾雅曰鍤謂之鋪周易曰泣血漣漣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

芻靈已毀塗車既摧翰曰芻草也言東草為人馬也塗車以塗為車即明器也善曰禮記曰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盞浪

或醢醢向曰几筵墓中所設靈座也糜爛腐朽也俎豆皆食器也盜瓦器也醢肉醬也醢醋也善曰爾雅曰盞謂之缶又

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醢酸也呼蹄切蔗傳餘節瓜表餘善本作犀

銑曰犀瓜瓣也善曰犀已見上文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

靈幾載為壽為天寧顯寧晦銘誌埋滅姓字不

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良曰今時人誰為子後嗣曩古之

曰潛靈鵠其不反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



齊

齊曰七尺曰仞五版曰堵皆謂牆高下長短善曰毛詩曰百堵皆興

墉不可轉漸不可

迴

翰曰墉牆也言牆塹既作不可曲轉以迴避此冢也

黃腸既毀便房已積循題

與念撫觀

善本作

增哀

向曰以拍木黃心累在棺外謂之黃也善曰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

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塚墓中室也碑蒼曰備木送人葬也餘腫切

射聲垂仁廣漢流渥

銑曰後漢曹褒為射聲校尉營舍有停棺而不葬者百餘所褒皆買空地悉與葬此為垂仁也又陳寵為廣漢太守時喪亂初平百姓死者骸骨不葬寵皆盡收葬之故云廣漢流渥渥恩澤也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

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

使察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是即絕也

骸府阿掩骼

格

城曲

良曰祠祭也府東府也阿亦曲也骸骼並骨也掩藏也

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此為古風

仰羨古風為君改卜

濟曰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此為古風

也謂卜改葬也

善曰孝

輪移北隍安窆

善本作窆

東麓

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濟曰輪葬車之輪也隍城池也窆安墓中埏道山足曰麓善曰說文曰城他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窆窆之事杜預曰窆厚也

窆下棺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

向曰墳墓也善曰鄭玄周禮注

合葬非古周公所存

言夫婦合葬非古有也自周公以來存此禮也善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已來未之有也

還祔雙魂

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酒以兩壺牲以特豚

濟曰持

幽靈髣髴歆我犧樽

善曰

嗚呼哀哉

### 祭屈原文一首

顏延年 向曰宋帝即位出廷之為始安太守道經汨羅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此文祭屈原



善注

維有宋五年月日銑曰少帝即湘州刺史吳郡張邵

善曰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恭承帝命建興舊楚良曰旗旗播之

之刺史則建之行則引之於前湘州蓋舊楚地也善曰賈誼弔屈

原曰恭承嘉惠兮侯罪長沙累禮曰州里建興鄭玄毛詩箋曰謂用

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齊曰屈

臣頌曰舊楚是分石自沈於汨羅之水離騷經云遺余佩兮澧浦遺即弃捐也善曰

楚詞曰懷沙樂而自沈兮不忍見之故壅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

佩兮弭節羅潭艤舟汨渚翰曰弭節謂止駕也艤舟謂

處也善曰楚詞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

曰烏江亭長艤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乃遣戶

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向曰戶曹

夫並官名善曰王逸楚辭序曰屈

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蘭薰而摧玉貞善本作

則折有折者人有才識亦云身之木善曰語林曰毛伯我負其

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文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

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縝密以栗香也鄭玄曰縝縝也

物忌堅芳人諱明絜良曰明絜謂志直也善曰堅芳即

蔡邕度尚碑曰明絜解白珪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濟曰先生謂屈原也辰

也善曰賈誼弔屈原曰嗟若先生獨離此溫風急時飛霜

也楚詞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臣懷急節翰曰溫風所以養萬物而及於時也喻君以養人及時也飛

變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也善曰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

書曰小暑之曰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

霜厲其未焮風激其涯羸芋建紛昭懷不端向曰羸素也芋楚也

建紛為亂君道不正奔逐賢能也紛亂端正也善曰羸素姓芋楚

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

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謀折儀

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尚貞茂椒蘭銑曰儀張儀也尚靳尚也是時楚謀與齊為變

貞正也茂輕易也椒楚大夫椒蘭懷王少弟子蘭也言屈生懷貞正

之節而為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譖也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既歿屈

二八



平素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  
問二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詞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  
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諂兮極又欲充夫佩綈  
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詞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害長  
絕郢闕跡徧湘干良曰絕速也郢即楚也湘即水名干閒也  
楚都也毛萇詩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齊曰荃蓀香草也屈生  
傳曰干崖也君子鸞鳳瑞鳥也舍曰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  
用玉逸楚詞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鸞龍鸞鳳以託君子聲  
溢金石志華日月翰曰金石言不朽也日月言光明也  
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蛻如彼樹  
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比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  
芬善本實穎實發翰曰芬香也義禾秀也言屈生猶如樹芬  
實發實秀望汨心歛計瞻羅思越良曰歛悲也越遠也言  
善曰其質若東阿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向曰塵人也苟藉  
玉書曰精散思越其可久矣蓋昭其忠信雖死難以顯也善曰周易曰藉用白茅何  
咎之有夫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蘩采蘋推

有行葦酒酌  
昭忠信也

### 祭顏光祿文一首

王僧達

銑曰顏光祿即延年也 善注同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

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

道樹禮以仁清

良曰道之尊德之貴相須而成焉禮者以仁義清其本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

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惟君之懿早歲飛聲

濟曰懿美也 善曰

思玄賦曰盡遠迹以飛聲

義窮幾豕文蔽班揚

音盈協韻翰曰幾豕易道也班班固揚揚雄言

顏君之文蔽此二人也 善注同

性婞

幸剛絜志度淵英

向曰婞直淵深英智也 善曰

楚詞曰體婞直以亡身兮婞猶直也

登朝光國實宋之華

銑曰言實為宋國之華美 善曰班

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太丘碑曰紆珮金紫光國垂勲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為國光華

才通



漢魏譽浹龜沙

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顏君才通於前代也浹及也龜茲流沙遠國名言其聲譽遠也善曰漢書曰龜茲化王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書曰被於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渡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服

爵帝典棲志雲阿

翰曰言衣服爵命雖奉帝典而棲志實在雲山之曲阿猶曲也善曰言服爵雖依

帝典而棲志實在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雲

清交素友比

景共波

向曰言交友清潔而我接比光景共游波瀾也善曰共波猶連波以喻多

氣高叔夜方

嚴

善本作嚴方

仲舉

銑曰叔夜嵇康也仲舉陳仲舉也爲豫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時人畏之言顏君嚴明也方

比也

逸翮獨翔孤風絕侶

良曰言孤介不羣也善曰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雅

曰風

流連酒德嘯歌琴緒

齊曰流連言好也緒猶遠也善聲也流連劉靈有酒德頌毛詩曰嘯歌琴緒

游顧移年契闊宴處

翰曰僧達與顧君交游顧時嘗移年歲雖契闊爲苦膏同宴語居處也

善曰何敬祖雜詩曰惆悵出遊顧毛詩曰死生契闊

春風首

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

向曰言春與秋談賦詠至秋乃死

素無形也言人死後歸於無形

善曰列子曰大素者質之始

明發晨駕瞻廬望路

銑曰

謂從夕而至明也晨駕謂靈車早出也瞻廬謂視平生所居也望路謂凶儀在路也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

心悽目泣

情條雲互

良曰泣謂下淚條理也言情理忽失次而亂如雲之互更變也

善曰李陵詩曰仰視鵲雲逝紛紛互相

涼陰掩軒娥月寢曜

齊曰言涼陰之氣掩蔽門軒也寢曜謂無光也善曰姮娥掩月故

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爲月精

微燈動光几牘誰照

翰

凡牘謂平生披讀典籍之處也雖有燈光誰用其照耀也

衾衽長塵絳竹罷請

悲蘭宇屑涕松嶠

銑曰宇室也屑下也松嶠謂墓所也善曰楚詞曰涕漸漸其如屑古來

共盡牛山有淚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文孔梁丘據皆泣唯晏

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相公有之使勇

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位而爲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

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非獨昊天殲我明懿

濟曰言古來皆

以獨笑也

五臣注同

天殲我明懿

善曰言古來皆有一死非獨吳

天喪我明美之德也殲喪懿美也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以此忍哀敬奠于饋

善本



作敬陳奠饋舍曰申酌長懷顧我善本作歎歎嗚呼  
蒼頡篇曰饋祭名也  
哀哉翰曰歎歎悲也  
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篇而歎也

吳郡秦氏  
善本新雕

六家文選卷第六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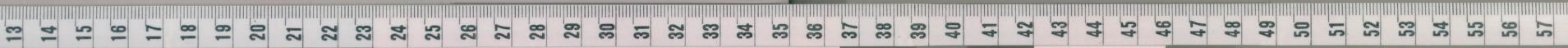






5  
30  
4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六家文選60巻』 請求記号 WA35-20

ガラス使用